

骗术古今

《魍魉世界》丛书之一
苍崖室主人 著



《魍 魍 世 界》丛 书 之 一

骗 术 古 今

苍崖室主人 著

周 保 中 点校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世界》丛书之一

避暑山庄古今

避暑山庄主人 著

贾保中 点校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2.875印张 72000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580 定价：1.65元

ISBN 7-202-00707-x/Z·31

编者的话

大约智谋也如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黑白两道一样，也有正邪的不同。这“正道”自然是指大智大勇，得江山，除恶佞，脱金壳，闯大关，以致瞒天过海，暗渡陈仓。只要目的正当，夹杂些狡黠以至权谲，也是无妨大局的。而这“邪道”，却是不但手段阴险，目的更是黑暗，大要无非是害人利己。本书所谈及的行诈骗人，便正是此类了。

虽说是邪道，却总是要耍些机谋的，否则谁又肯甘心吃亏上当呢？这大约也可以算是“盗亦有道”吧。当然，这个盗之“道”，自然不是什么正道了。若夫敷衍论此“道”，似乎上当受骗也并非是个什么智商问题，我们或可借用弗洛伊德氏的学说杜撰构拟个什么“情结”，庶及差强闻而释之。要之，凡行诈骗人之辈，总不脱利用

人们的“贪婪情结”，大约此“情结”常使人利令智昏，结果难免入其彀中，受骗上当。此事思来，不禁使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本书之出版，正是想将行诈使骗之诡计之各各变种展示于诸位，若读者诸君览读此书之后，庶及窥破个中机诈，使彼行骗之徒再无得逞之机，则正唯愚之所大愿也。且夫防骗之道，根本又在于戒贪，如能摒弃贪心，则谁能欺我哉？

弁 言

客有问于余曰：“子之编骗术也，殆以之讽世欤？然今之为害于社会者，莫过于政界，莫过于军阀。子不此之编，而惟骗术之是辑，非舍其本而逐其末，取其小而遗其大乎？乌足以讽世？”余哑然笑曰：“子误矣。子所谓有害于社会之政界、军阀，何一非从骗术来耶？不看夫建高牙大纛而坐堂皇者乎？其未入政界时，固言言道德，语语爱民也。及骗术既售，厕身政界，则吸民脂，竭民膏，惟利是视矣。盖向之所谓道德，所谓爱民，皆骗术也。又不见夫拥旌旄而执干戈者乎？其未为师长督军时，亦朝一电报曰共和，夕一电报曰护法。及骗术既售，攫得师长督军也，则蹂躏宪法，强奸民意，无所不为矣。盖向之所谓共和，所谓护法，皆骗术也。非特政界、军阀如是也，推而至于商，推而至于工，推而至于平常之小民。其所作所为，表面观之，固极光明正大也，而推究其心，则莫不如是矣。然则世界一骗术也，社会亦一骗术也，欲救世界，欲拯社会，安可不揭破其骗术？于又何疑于余乎！”客闻之，点首而退。余因缀是语以为弁言，时民国十年夏正三月。苍崖室主人志。

目 录

弁言	(1)
假获藏镪	(1)
盐政行贿	(3)
雅骗	(4)
出售泥佛	(7)
修庙窃珠	(8)
尼姑受骗	(9)
梅炼师	(10)
道士取葫芦	(11)
假当票	(12)
骗驴	(13)
偷画	(13)
偷靴	(14)
偷墙	(14)
奇骗	(15)
骗术巧报	(16)
骗人参	(17)

茉莉根·····	(18)
瓜皮实土·····	(19)
雇童市骡·····	(19)
钱帖作抵·····	(20)
骗中骗·····	(20)
出售王府·····	(21)
当金镯·····	(22)
雇妓作妻·····	(22)
朱少芝·····	(24)
伪公子·····	(25)
聘请幕友·····	(25)
某公子·····	(27)
关节不通·····	(28)
庙中木偶·····	(30)
参行受骗·····	(31)
认丐为父·····	(33)
假充司马·····	(34)
弃米负重·····	(35)
窃取行李·····	(35)
种银·····	(36)
无赖款客·····	(36)
某甲·····	(37)
圣佛出现·····	(37)
假元宝·····	(38)
误撞瓷瓶·····	(38)

叫公公	(39)
假朝廷	(39)
乾隆钱	(40)
珠宝肆	(41)
十两漆	(42)
外科医生	(43)
贴膏药	(44)
衣店伙	(44)
冒充差役	(46)
徐大诳	(47)
引妓炫诱	(48)
发掘藏镪	(49)
银元减价	(50)
铁牛粪金	(51)
配靴	(51)
王右军笄	(52)
冰茧	(53)
巡抚年侄	(54)
假侨商	(54)
认丐婆为母	(55)
赘婿被骗	(56)
趁轮少妇	(56)
骗琴	(57)
剃头担	(59)
密保	(59)

葛婢窃鸡·····	(60)
兑洋索诈·····	(61)
某明府宠姬·····	(61)
谢某·····	(63)
隔夜数·····	(63)
诓骗·····	(64)
趁航少年·····	(64)
刘文清书法·····	(65)
购古书·····	(65)
梁山舟·····	(66)
画知晴雨·····	(67)
购杯·····	(68)
某成衣·····	(69)
贵主内使·····	(70)
老讼师·····	(71)
某无赖·····	(71)
流水账册·····	(73)
陆某·····	(73)
马又兰·····	(74)
活佛·····	(76)
牛脯念珠·····	(77)
买呢褂·····	(78)
买皮袍·····	(79)
购猫·····	(79)
纸钱·····	(80)

陈某子·····	(80)
驴夫·····	(82)
董小乙·····	(82)
骗子被骗·····	(83)
县役·····	(84)
炼丹·····	(85)
假和尚·····	(85)
女骗术·····	(86)
毒骗·····	(88)
名士赚名妓·····	(89)
贼骗更夫·····	(92)
车载土块·····	(93)
招婿·····	(93)
贷金·····	(94)
强盗受骗·····	(95)
茶肆主人·····	(95)
假金包·····	(96)
车夫急智·····	(96)
骗铜炉·····	(97)
私娼·····	(97)
台基骗术·····	(99)
假冒丈夫·····	(101)
掷包之骗术·····	(102)
纵火图赔之骗术·····	(103)
骗盘费·····	(104)

织布机器·····	(105)
假洋钱·····	(106)
主母赚仆·····	(107)
巧骗·····	(109)
假鬼骗官·····	(110)
男妾·····	(110)
讼棍骗帽·····	(111)

假获藏镒

楚北王某，性豪而黠，家固不封。常与人缓急相通，辄贷此偿彼，不爽所约。西邻富翁某，素贪且吝，极有心计。王欲贷其货贸易，恐不见诺，而思有以赚之。会岁将暮，虑人索逋，以妇翁家颇小康，特诣称贷百金，约岁周归还，并加十一之利。妇翁知王不失信，如数予之。王以百金兑钱，不待索逋者登门，一律先期偿讫。尚余钱数十千，市布帛，为妻孥制衣裳，焕然一新。富翁心果生疑，谓王某岁暮索逋者踵相接，今不待剥啄，一律先期偿讫，且为合家细弱制衣裳，焕然一新，何其绰绰有余裕也？得勿掘发窖藏耶？既届除夕，听王宅爆竹声震耳不绝，潜往侦察，见王门已闭，心益疑之。谓除夕迎神，类皆重门洞开，今反闭之，何诡秘乃尔也。王宅故湫隘，门内即是堂皇，窃侧目从门隙内窥，但见堂上灯烛辉煌，家人嘻嘻，笑语甚欢。几上累累堆积朱提，大小不下数百铤，默计何止盈万，不胜骇羨，益信掘发窖藏无疑。因念王本妾人子，一旦幸邀天貺，暴获巨

赏，足征时运亨泰。倘与合伙贸易，利当倍蓰，即什伯千万不难也。献岁，特邀吉日，折柬独招王饮，肆筵设席，极其丰腆。酒酣，笑诘王曰：“贺君得巨赏，能以奇零贷我否？”王蹙然曰：“小子守命安贫，君所知也，何从得巨赏？”富翁笑附王耳，小语曰：“君瞒他人，可不必瞒我，我知之稔矣。尚何虞诈为也？”王力辨其无，富翁曰：“君不愿贷我，我却愿贷君。今请以五千金付君，同为贸易，君愿之乎？”王摇首固辞曰：“小子赤贫，受君重赏，倘有折阅，其何以报？不敢从命。”富翁曰：“如获利，彼此均之。如有折阅，誓不责偿。何如？”说之至再，王始首肯。富翁乃慨以五千金相付。王赍至江西，见菜油满市，爰倾囊购归。是秋，楚北菜油翔贵，获利数倍。富翁大喜，仍以母子金尽付王，听其筹运，往无不利。不十年，累赏百万，彼此均之，至今两家子孙犹称素封焉。富翁尝自鸣得意，为王备述畴昔除夕侦察一事。谓君至黠，乃竟为我所赚。王笑曰：“微君言，亦将明告。畴昔几上累累堆积阿堵物，固是锡箔粘成。计君倘来窥，姑以相炫，窃冀一垂涎，即藉以饵之。果赖得君赏，致有今日。诚如君言，非君赚我，实我赚君矣。不然，家无担石储，纵说如苏张，君亦安肯慨以重赏相付乎？”富翁闻之，始恍然如梦初觉。乃前席笑拍王肩，戏诋之曰：“我自谓颇有心计，不图竟为君所赚。促狭儿，何其谲也！”两人相视，粲然一笑，遂订为莫逆交云。

盐政行贿

嘉庆初年，某邸兼管户部，偶因目疾乞假。两淮盐院与天宁寺主僧至契，一日，有貂纓狐裘，口操京音者数人至寺，云：“家主入都道病，欲赁静室养痾，但须房舍精洁，不计值也。”乃辟方丈后精舍馆之。俄有四五人押行李，仆从十余辈，簇拥一显者乘安輿入。僧出迎祇候，显者不甚瞻顾，径登殿礼佛。顾从人曰：“携来绣幢可施之。”众荷一大木匣至，启视，则陀罗锦绣诸佛菩萨像。其点缀树石，皆绿磁珊瑚珠宝镶嵌而成，精巧绝伦，惟内府有之。显者视悬幢毕，不交一语，入所赁屋居焉。僧异之，私诘从人，皆云某省道员入覲者。然词色诡异，类王公，非寻常大员可比。居十余日，寂不闻声。日见纪纲入肆，购名书画及珍玩，约数万金。有某肆送白玉如意一枝来，索价千四百金，立售之。纪纲私扣六百，肆主不肯，因口角，为显者所闻，呼入，付以原值，慰遣之。命缚扣银者，鞭挞数百，逐之出。其人负伤，诣僧叩求曰：“作事不慎，为主人责逐，奈创剧，暂借一榻地，调理平服即行，荷德不浅也。”僧许之。因怀疑久，乘机研诘，曰：“实不相瞒，主人非他，亲藩某邸也。我系府中护卫齐某。主人奉命密查两淮盐务，故改装寄寓。”谆嘱僧，万不可泄，泄则彼此齟粉矣。僧大惊，急白盐政，盐政固稔某邸状貌，又知请假事，随僧赴寺，隔窗遥窥。显者方据案展帖作书，真某邸也。骇绝，不知所为。乃与僧恳之齐，齐

大惊，咎僧。盐政力恳，齐曰：“余已获罪，无从着手。有张老公者，王所亲信，试与婉商，或能为地。”乃倩僧代邀张至。窄音秃颌，俨然宦者，齐为叙述盐政意。张变色责齐曰：“尔真大不晓事！尔以不慎获罪，乃欲更陷我不测耶？”拂衣欲去。盐政为之婉谢再四，问王意旨所在。张徐曰：“王已查明鹾务，有三害五谬十不可信之疏，即日复命面奏。”遂朗诵疏稿。皆中时弊。盐政色若死灰，坚求营救。良久，乃曰：“只一术，或冀挽回。王昔年从幸五台，曾许施铸金罗汉十八尊，分府以未悉库藏未之足。公能具此以了夙愿，王必德公。”盐政大喜，遍市金十余万两，苏扬为空，未几，王登舟，盐政尾其后，皆张居间为之关说。送之渡黄，始返。旋阅邸抄，则王已销假，无日不召见矣。大盗不操矛弧，良信。

雅 骗

郑板桥先生书法钟王，参以米蔡，转似篆隶；画则得所南翁家法，更参以徐青藤老人浑洒雄杰之致。便卓然大家。为秀才时，三至邗江，售书卖画，无识者，落拓可怜。后举于乡，旋登甲榜，声名大震，再至邗江，则争索先生墨妙者，户外履常满。先生固寒士，至是益盛自宝贵，非重价不与。沈凡民先生代镌小印文曰：“二十年前旧板桥”，志愤也。时江西张真人入觐回，道出邗江，富人争媚之，欲得先生书联献真人。江西定做大笺，纸长丈余，阔六尺余，乃可一不

可再者。使人婉求先生书，且请撰句。问需值，曰：“一千金。”求者允五百。先生欣然奋笔直扫，顷成上联云：“龙虎山中真宰相。”求书次联，笑曰：“言明一千金，尔只与五百，我亦仅与其半。”其人往告商，不得已，如数与之。即书次联曰：“麒麟阁上活神仙。”人人赞叹工妙绝伦。其时商家，因盐政都转，咸重先生，遂争求先生书画。或联或幅，或笺，或斗方，以为荣。各商皆得之，惟商人某甲，出身微贱，赋性尤鄙，先生恶之，虽出重值，誓不允所请。某甲自顾厅事，无先生尺楮零缣，私衷羞恶，百计求之，终不得。先生性好游，一日，携短童，负诗囊，信步出东郭。渐至无人踪处，视乱坟丛葬间隐隐有屋角，微露炊烟，花柳参差，笑曰：“岂此间有隐君子耶？”甫逾岭而坟益多，径益窄，再一回头，则有小村落在焉。茅屋数椽，制绝精雅，四无邻舍，又无墙垣，小桥通溪，即至门首。白板上一联云：“逃出刘伶裤外住，喜向苏髯腹内居。”上有小额云：“怪叟行窝”。进关，又得一重门，联云：“月白风清，此处更容谁卜宅；磷青焰聚，平生喜与鬼为邻。”额云：“富儿绝迹”。庭中笼鸟盆鱼，与花草相掩映。新种芭蕉，才有掌大；乍添杨柳，却比人高。朝南有室两楹，洒扫无纤尘。内置几一、案一、椅四、机二，木榻、藤枕、书厨各一，琴剑、竹筒又各一，案上笔砚纸墨、乌丝尺、水中丞皆备。壁上悬青藤老人《补天图》，女娲氏螺髻高颡，仰视炉鼎中，气冉冉入空际，生气勃发，的为真迹。两壁则素粉如银，绝无悬挂。爱极，不问主人谁是，即就榻趺坐。忽一秃发童子自内趋出，视良久。旋诣内，大声呼“有客”。即闻主人在内问讯，命即逐客。所携短童，殷殷

以先生名氏告之，始见主人出。则东坡角巾，王恭鹤氅，羊叔子之缓带，白香山之飞云履，手执尘尾，翩然而来，老叟也。彼此略叙述，语颇投契。问叟名氏，曰：“老夫甄姓，四川人，流寓于此。以老夫太怪，遂名曰‘怪叟’。”问“富儿绝迹”四字何意，曰：“扬城富儿近颇好雅，闻老夫居址小有花草，争来窥瞰。但此辈满身金银气，一入冷境，必多不利，或失足堕溪水，或花枝刺抓破衣，或遭守门鹰啖破足，或为树杪雀粪污俊庞。所尤奇者，一日，富儿甫坐定，承尘鼠迹空隙破瓦堕，正中其额，血淋淋，乃委顿去。自是相戒，不敢入吾室。遂以为额，志实也。先生清贫则已，若亦富人，恐于先生亦大不利。”先生叹曰：“仆生平亦最恶此辈者。幸福命高，未曾亦作富人。得安稳入高斋，领雅教，何幸如之！”须臾，童子献清茗，叟为之鼓琴。风冷冷然不辨何曲，惟爱其音调激越，渐转和煦，忽铿然顿止。问：“先生能饮乎？”曰：“能。”曰：“盘飧市远无兼味，奈何？”既而自思曰：“釜中狗肉甚烂，然非所以款高贤。”先生性嗜此，闻之垂涎曰：“仆最喜狗肉，是亦愿狗生八足者。”叟曰：“善。”既于花下设筵，且啖且饮。狗肉而外，又有山蔬野簌，风味亦佳。叟醉，又抽剑起舞，光缕缕然，未识果否成容。然观其顿挫屈蟠，不减公孙大娘弟子。正白气一团，忽大声跃出圈外，依旧入座，面不改色。先生起敬曰：“翁真高士也。请浮一大白，仆恨相见晚矣。”视日以下舂，先生辞退，叟殷殷送过桥，曰：“仆与君同一不合时宜者，如有余暇，可着屐过我。”先生曰：“不速之客何惜频来！”由是日一过叟，清谈不倦，醉而后返。交月余，渐与谈诗词，皆得妙谛，惟绝口不论书画。先生一日不能忍，告

叟曰：“翁亦知某善书画乎？”曰：“不知。”曰：“自信沈迷于此，已三折肱。今士大夫颇有嗜痂癖，争致拙作，甚非易事。翁素壁既空，何不以素楮，使献所长，亦藉酬东道谊？”曰：“劝君且进一杯，呼儿磨墨，楮先生盖已藏之已久，实满眼无一佳士如先生者，故素壁犹虚。顷既相逢，何敢失之交臂？”先生投袂而起，视斋中墨纸砚已就，即为挥毫，顷刻十余帧，然后一一书款。叟曰：“小泉乃怪叟字，请赐呼，荣甚。”先生谄曰：“何翁雅人，与贱商某甲同号？”叟曰：“偶相同耳。鲁有两曾参，同名亦何害？要有清浊之辨耳。”先生信以为实，即书小泉二字与之。叟曰：“墨宝非常，从此辉生蓬壁，然不可妄与商人，恐此辈皮相，不能辨珠玉，徒损清名耳。”先生然之。旋又畅饮归，则已二鼓矣。同人问何之，先生盛夸叟。众曰：“邗江向无此人，公所见得无妖魅乎？且彼处丛莽榛莽，向无居人，明当同访，以蠲其疑。”翌晨，众果偕去，则茅舍全无，惟一湾流水，满地着核而已。先生大惊，以为遇鬼，旋豁然悟，大叹曰：“商人狡狴，竟能仿萧翼故事，赚我书画耶？”归则使人潜侦某甲家，则已满壁悬挂，墨渖淋漓，犹未干也。

出售泥佛

吾乡有某生者，中年无子，谋置笪室，乃买舟渡江，赴通州一带访购。某生既省小费，又欲速成。会有客米言，一乡民愿鬻其女。导往观之，其色甚美，问其价，则甚廉，但须

以花轿迎娶。某生大喜，亟与定议，届期以花轿迎至舟中。女家有二媼来，扶女出轿登床。衣服楚楚，红帕障首，某生但觉其秾纤合度而已，然二媼方伴坐床上，不能遽前揭帕。某生犒舆夫等既毕，二媼亦即辞去。某生步至床前，见新人端坐不动，私念此必因羞畏而矜持也。乃以手微撼之，仍不动，遽揭其帕，则一泥像，甚为端丽，盖系百年前所塑，近时无此良工也。某生懊闷已极，正欲追媒媼理论。已有村人数十，喧噪而至。且曰：“此吾村观音庵之大士像也，环而祈福者且千户，汝何得擅抬至此！”或欲锁其舟，或欲系其人，某生惶遽失措，一老翁出为排解，某生乃苦诉其见给之状。老翁对众言曰：“姑念此人异乡远客，愿诸君稍恕其褻慢菩萨之愆。但令出洋银二百元，以示薄罚。吾辈自舁佛回村，何如？”众作勉强允许之状，某生不得已，出洋银二百元付之。众共舁泥像，欢呼驰去。某生踉跄归里，大丧资斧而妾仍未得。此可为见小欲速，谋事不慎者戒。

修庙窃珠

西湖上有废寺，佛像露处。寺僧覆以芦席，历募修复，苦无檀越。有仆从甚盛，簇拥一人入寺游瞩，慨然叹息，有兴复之志。越日，遣送千金至，令僧鸠材庀工，克日修举。并自延塑匠十余人，先新佛像。月余，刮洗净尽，扃殿去。已而寂然，遍访绝无音耗。一日启殿，得片纸于佛耳中，云：“寺为明郑贵妃令太监郑众监造，十八罗汉、三世佛用赤

金涂成，眉心佛光皆东珠。余悉取去，敬留侍者二尊，刮金熔之，修寺有余。”僧大悔恨，如言，得金四百余两，纠工兴修，焕然一新。

尼姑受骗

洞庭女冠极多，皆山居饶沃。闻妙庵主尼尤善居积，年八十余卒，积金数十巨万。其徒静香继为住持，年二十余，意态娴雅，解书算，熟经咒，颇守清规，踵门者寻常不能识其面。每岁大士诞辰，士女赴庵烧香者甚众，贸贩云集，皆赁寓庵中房舍。往往有卖小说唱本者，静亦购数种以备观览，武后称常杨妃为女道士等事，固平时习见者也。一日，有羽士过访，以其方外，出见之。道士疏髻广颡，飘飘然具出尘之概，所谈元妙，多不可解。忽屏人请问，长跪曰：“娘娘他日国母，道人修炼五百年，未得封号，不能成真。求娘娘他日得志，赐封‘真人’，获证正果，必当衔结。”静面赧允之。道士叩谢，飘然而去。静疑信参半，然从此禅诵之志为之顿懈。一日，有贵客来觅静室数间养病，辟除西院居焉。客年三十余，长身玉立，貌甚修伟。遣苍头馈枷楠、龙涎、安息诸香，火浣布等物，皆海外奇珍也。静亲诣谢，拒不见。两月余，绝不与群尼通，莫测其为何如人。一日，键户率仆从下山去，静私启鐃，入室以觐其异。陈设皆火齐木难，金碧辉映。案头一小匣，发之，中有奏章云：臣某跪奏：现在岛中大兵已集，伫发饷银二十万，即可择日扬帆，迳奔彼国，

乘其不备云云。静骇绝，正迟疑间，客突至，骇曰：“吾机为汝觑破，不得不杀汝以灭口。”抽壁上剑挥之，静叩头求免，客俯首似有所思，徐曰：“余日本国王也。启行时，国师为余占卦，谓此行可得一国母，岂应在汝耶？果能从我，即贷汝命。”静欣然愿从，枕席间私问所奏云何，客曰：“余来时，见暹罗国之罗华岛方广数千里，其中生齿甚繁，物产饶沃，拟夺之以广国土，调兵四集，以距国遥远，军饷不能即至。昨阅来奏，欲连夜返国，又恐风色不顺，以故踌躇未发。”静问：“需饷几何？”曰：“得二十万金，亦可应急需矣。”静曰：“若尔甚易，但何以运往？”客曰：“余自有术。”次日，悉发藏金，以厚布裹之。合苍头至山下一呼，椎髻窄衣白足者数百人，飞集负银，鱼贯而去。阅两月余，又接一奏云：罗华岛已不血刃而下，请旋辍驻岛镇抚。客喜甚，将行，嘱静安心静待，归国后遣重臣来迎，当册立为正妃。静又奉稿师银五万两，遂去。自是竟不至。

梅炼师

云间李某，观察粤东归，囊颇裕。两公子均入赘为太守，徙居吴门。有梅炼师者，善黄白术，召置门下。梅曰：“余术必视人夙根厚薄，实不能妄福人。”李曰：“若仆兄弟者何如？”梅乃炽炭一炉，索银为母，启囊下药。须臾倾出，得五十金。视原金倍屨，试持入肆，得钱与他钱符。李因萌侈念，梅有难色，曰：“二公福固厚，究未知合得若干。天下财禄掌

自水官，须占之，方敢如命。”于是书二李生造姓名，用二碗对合，外固以漆，夜操舟至石湖。披发伏剑，禹步作法，投之湖心。顷之，风浪大作，一神奉碗出水，具书李应得黄金五万，白金三十万。其弟应得黄金二万，白金三十万。二李大喜，愚速炼。梅曰：“每炉白金三万，至七七日可得黄金一万。”于是择期斋沐，购药置鼎。至期启视，金液溶溶。倾之，灿然成锭，堆累满屋，益信不疑。一日晓起，失梅所在，视所倾，皆铅胎而镀黄者也。

道士取葫芦

秀水祝宣臣，名维诰，戊午举人也。其尊人某，饶于财。一日，有长髯道士叩门求见主人。问法师何为来，曰：“我有一人，现住君家，故来相访。”祝曰：“此间并无道人，谁为君友？”道士曰：“现在观稼书房之第三间。如不信，烦主人同往寻之。”祝与同往，则书房挂吕纯阳像。道士指笑曰：“此吾师兄也。偷我葫芦，久不见还，故我来索偿。”言毕，向画上作取状。吕仙亦笑，以葫芦掷还之。主人视画上果无葫芦矣。大惊。问取葫芦何用，道士曰：“此间一府四县，夏间将有大疫，鸡犬不留。我取葫芦炼仙丹，救此方人。能行善者，以千金买药备用，不特自活，兼可救世立大功德。”因出囊中药数丸示主人，芬芳扑鼻。且曰：“今年八月中秋，月色大明时我仍来汝家，可设瓜果待我。此间人民恐少一半矣。”祝心动曰：“如弟子者，可行功德乎？”曰：“可。”乃命家童以千金与

之，道士束负腰间，如匹布然，不觉其重。留药十丸，拱手别去。祝举家敬若神明，早晚礼拜。是年夏间无疫，中秋无月，且风雨交加，道士亦杳不至。

假 当 票

京师布肆，大业也。有乡人来，阅布数十匹，约值京钱五十余贯。拣既，谓肆主曰：“我初学肩贩，须同伙来定，姑待之，可乎？”应曰：“诺。”别为他客贸易。乡人坐半日，见卖买渐稀，谓肆主曰：“我尚未饭，伙又不来，身无余钱。所存资本银两，系合伙者，又未便换钱。腹中馁甚，奈何？”肆主曰：“既有银两，不患无钱。若未便换，典之可也。”乡人欣然出银，灿然一提，揖肆主曰：“我不知质库在何处，此银二十两，请烦贵伙代为入典，但我不过饭食所需，质钱一缗足矣。”肆主交其伙，典钱一串，并券交付。乡人感谢去，未几，复别，肆主曰：“何速也？”曰：“吾侪小人，裹腹而已，不求甚佳。”余钱八百余文，掷柜上，坐守至晚，其伙竟不来。乡人惶然谓肆主人曰：“天将暮，难出城，我伙或以要事不得来，曷以我二十金之券，抵运布去，尚有余钱，明日偕伙来算，可乎？”应曰：“可。”乡人乃郑重出券，交之曰：“此即贵伙代当者，请留三日，我自赎取归账。”肆主验之无误，遂收执。乡人以余钱雇驴车，载布去。候之三日，竟不来，乃赴质库取银，仅有二两。肆主曰：“我所质者二十两大锭也，何仅至此？”典主查簿示之曰：“是日贵伙以二十金质钱一串，我疑其

所需过少，问之，曰：‘是客物也，只需此为饭食耳。’我予券去，随即有乡人来，持券加利取去。又有二人以此小锭，亦质钱一串，汝所收之券是也。”肆主始恍然悟，为骗子掉换去矣。

骗 驴

京师驴马市，大集也。有贵官戴五品冠服，色甚丽，气像雄伟，似武弁入朝者。至鞍鞢市，择一佳者，出大银一锭，谓肆主曰：“我仆因买他物，分遣开矣。烦汝伙肩此鞍，至驴马市，我欲试良马也。”主者即遣一人为负去。至市，择一大驴，甚骏，价值数百金。命来人以鞍鞢备之，曰：“汝在此姑待，我试骑之。”卖驴人见有仆在，任其鞭驰而去。久不返，谓其人曰：“汝主何往耶？”其人曰：“我鞍鞢铺之伙，孰为我主？”卖驴人骇曰：“是必骗子也。汝铺亦被诓矣！”其人曰：“幸有银在。”于是偕往铺中，出银公估，则铅心伪物也。共鸣诸官，海捕而已。

偷 画

有白日入人家偷画者，方卷出门，主人自外归。贼窘，持画而跪曰：“此小人家外祖像也。穷极无奈，愿以易米数斗。”主人大笑，嗤其愚妄，挥叱之去，竟不取视。登堂，则

所悬赵子昂画失矣。

偷 靴

或着新靴行市上，一人向之长揖，握手寒暄。着靴者茫然，曰：“素不相识。”其人怒，笑曰：“汝着新靴，便忘故人。”掀其帽，掷瓦上，去。着靴者疑此人酗酒故醉。方彷徨间，又一人来，笑曰：“前客何恶戏耶？尊头暴烈日中，何不上瓦取帽？”着靴者曰：“无梯奈何？”其人曰：“我惯作好事，以肩当梯，与汝踏上瓦何如？”着靴者感谢。乃蹲地上耸其肩，着靴者将上，则又怒曰：“汝太性急矣，汝帽宜惜，我衫亦宜惜。汝靴虽新，靴底泥污不少，忍污我肩上衫乎？”着靴者愧谢，脱靴交彼，以袜踏肩而上。其人持靴径奔，取帽者高居瓦上，势不能下。市人以为两人交好，故相戏也。无过问者。失靴人哀告街邻，寻觅得梯而下，持靴者不知何处去矣。

偷 墙

京中富人，欲买砖造墙。某甲来曰：“某王府门外墙，现欲拆旧砖换新砖，公何不买其旧者？”富人疑之，曰：“王爷未必卖砖。”某甲曰：“微公言，某亦疑之。然某在王爷门下久，不安言。公既不信，请遣人同至王府，候王出，某跪请，看王爷点头，再拆未迟。”富人以为然，遣家奴持弓尺偕往。故事，

买旧砖者以弓尺量若干长，可折二分算也。适王下朝，某甲拦王马头跪，作满洲语喃喃然。王果点头，以手指门前墙曰：“凭渠量。”甲即持弓尺，率同往奴量墙。纵横算得十七丈七尺，该价百金，归告富人。富人喜，即予半价，择吉日遣家奴率人往拆墙。王府司阍者大怒，擒问之。奴曰：“王爷所命也。”司阍者启王，王大笑曰：“某日跪马头白事者，自称某贝子家奴，主人要筑府外照墙，爱我墙式样，故来求尺量，以便如式砌筑。我以为此细事有何不可，故手指墙命丈。事原有之，非云卖也。”富人谢罪求释，所费不资，而某甲已逃。

奇 骗

骗术之巧者，愈出愈奇。金陵有老翁持数金，至北门桥钱店易钱。故意较论银色。哓哓不休。一少年从外入，礼貌甚恭，呼翁为“老伯”，曰：“令郎贸易常州，与侄同事，有银信一封托侄寄老伯。将往尊府，不意侄之路遇也。”将银信交毕，一揖而去。老翁拆信，谓店主人曰：“我眼昏不能看家信，求君诵之。”店主人如其言，皆家常琐屑语，末云：外纹银十两为爷薪水需。翁喜动颜色曰：“还我前银，不必较论银色矣。儿所寄纹银，纸上书明十两，即以此兑钱何如？”主人接其银称之，十一两零三钱。疑其子发信时匆匆未检，故信纸上言十两，老人又不能自称，可将错就错，获此余利，遽以九千钱与之。时价纹银十两，例兑钱九千。翁负钱去。少顷，一客笑于旁曰：“店主人得毋受欺乎？此老翁者，积年骗棍，

用假银者也。我见其来换钱，以为主人忧，因此老在店，故未敢明言。”店主惊，剪其银，果铅胎。懊恼无已，再四谢客，且询此翁居址。曰：“翁住某所，离此十里余，君追之，犹能及之。但我翁邻也，使翁知我破其洋，将仇我。请告君以彼之门向，而君自往追之。”店主人必欲与俱，曰：“君但偕行至彼地，君告我以彼门向，君即脱去，则老人不知是君所道，何仇之有？”客犹不肯，乃酬以三金。客若为不得已而强行者，同至汉西门外，远望见老人摊钱柜上，与数人饮酒，客指曰：“是也，速速往擒，我行矣。”店主喜，直入酒肆，摔老翁毆之，曰：“汝积骗也！以十两铅胎银，换我九千钱。”众人皆起问故，老翁夷然曰：“我以几银十两换钱，并非铅胎。店主既云我用假银，我之原银可得见乎？”店主以剪破原银示众，翁笑曰：“此非我银。我只十两，故得钱九千。今此假银似不止十两者，非我原银。乃店主来骗我耳！”酒肆人为持戮称之，果十一两零三钱。众大怒，责店主，店主不能对，群起毆之。店主一念之贪，中老翁计，懊恨而归。

骗术巧报

骗术有巧报者。常州华客，挟三百金，将买货淮海间。舟过丹阳，见岸上客负行囊，呼搭船甚急。华怜之，命停船相待。船户摇手，虑匪人为累。华固命之，船户不得已，迎客入，宿于舱船尾。将抵丹徒，客负行囊出，曰：“余为访戚来，今已至戚所，可以行矣。”谢华上岸。去顷之，华开箱取

衣，箱中三百金尽变瓦石，知为客偷换，懊恨无已。俄而天雨且寒，风又逆，舟行不上。华私念金已被窃，无买货资，不如归里摒挡，再赴淮海。乃呼篙工拖舟返，许其值如到淮之数。舟人从之，顺风张帆而归。过奔牛镇，又有一人冒雨负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工睨之，即窃银客也，急伏舱内，伪令水手迎之。天晚雨大，其人不料此船仍回，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跃入舱。见华在焉，大骇，狂奔而走。发其行囊，原银三百宛然尚存，外有珍珠数十粒，价可千金。华从此大富。

骗 人 参

京师张广号人参铺甚大，一日，有骑马少年负银一囊到店。先取百两与作样，而徐取参数包阅之。曰：“我主人性琐碎，买参不如其意，必加呵责。我又不善择参，可否存此样银于店，命老成伙计多带上等参，同往主人处，凭其自择，何如？”店家以为然。即收银，遣店中叟，负参数斤偕往。临行嘱曰：“谨持参，勿落他人手也。”进东华门，至一大府第，少年同登楼。楼上主人美须眉，披貂裘，戴蓝宝石项，病奄奄然，倚枕踞床，目负参者曰：“所携参果辽东顶上者耶？”店叟唯唯。旁两童捧参上，逐包开验，所批驳皆洞中行情。阅未毕，忽门外车马声甚喧，一客入。主人惶，遂命侍者下楼，辞以病不能会客。低语负参者曰：“此向我借债客也，断不可使上楼。彼上楼，见我力能买参，则难以无钱相覆矣。”客在

楼下呼曰：“汝主病诈也！必是抱优童，娶小奶奶，故不许我登楼，我偏欲上楼一看。”两侍者固拒之，争吵不已。主人愈惶急，又低语负参者曰：“速藏参，速藏参。毋为恶客所见。床下竹箱可以安放。”以铜锁钥匙付之，曰：“汝坐箱上护守参，我自下楼见彼，或能止其上楼，亦未可定。”踉跄下楼，与客始而寒暄，继而戏骂。客必欲上楼，主人又固拒之。客大怒曰：“汝不过防我借银耳，虑我见汝楼上有银故也。如此薄待我，我即去永不再来。”主人阳为谢罪，送客出，僮仆亦随之出。许久，寂然。负参者端坐箱上以待，良久不至，始有疑意。开锁取参，参不见，藏参之箱，一活底箱也。箱底即楼板，方戏骂时从楼下脱板取参，守参者不知也。

茉莉根

吴门有晁彭年二尹，洞庭旧族也。性豪宕挥霍，家不中资，遍贷戚友，得数万金，携之赴苏。慕铜商之富，心窃艳羨，苦无阶以进。一日，有虞叟者来谒，仆从甚都。展询邦族，则籍上海，诸铜商之经纪也。晁大喜，周旋日稔，挽其居间。虞往复面诸商关说，乃许合伙。每股二十分之一，计成本须四十余万金。议定立约，先兑二万金压券。晁资不足，招李某共事，合付如数，皆虞为之调停，晁甚德之。数日，虞家人骤奔至，云虞暴疾死旅寓。晁亟往，枕尸痛哭，出资具殓。遂亲赴上海，叩诸商，各述前事，商皆愕眙。探其家，则举家远遁矣。有识者谓，叟专以此术诳人资财，其死盖服

茉莉根，数日复苏云。

瓜皮实土

宝坻王椿桥，从舅与通州张茂才同寓京师，考遗才。榜未揭，闲步于南下洼子。时残暑尚酷，张着新白袷衫，脱挂柳枝上。王曰：“不畏剪辮乎？”张曰：“四目交射，何虑焉？”俄见老人发垂白，持去瓤西瓜皮二，如盂，蹲于道，掬辙中土，实其一。挹彼注兹，无虑数十度。王与张注目视，互相猜疑，不得其故。老人寻倾土辙中，持瓜皮，逍遥去。两人回视，衣已亡矣，怅怅而返。

雇童市骡

北京西珠市口有骡马店，一日有豪客来市骡，衣甚华，类贵介。小童负匡床，手持纸裹，意是朱提。议价已定，客曰：“不知驶否，试之，归付值。”遂乘而驰，日夕不返。骡主问童：“若主人居何处？”童泣曰：“我在前门外，日负枰市糖。彼用百钱雇我来，并不知其姓名，何主人为？”启视纸裹，累累然鹅卵石也。讼于南城，迄无踪迹。

钱帖作抵

菜市口某布店，兼市缣帛之属。一日傍午，有客乘骏骡止于门，市布若干匹计钱十缗。解荷囊出百缗帖，即浼店主人代取。既竣，乃收帖，荷囊，将乘骡去。忽躊躇曰：“我赴保阳，往返须一月，虑钱店有失，尽市缣帛，往尚可获利也。”主人欣然，为计值九十缗货，束缚妥帖。某复解荷囊，取帖付主人，曰：“盍到钱店知照？”主人曰：“适取钱，何疑焉？”某徐上骡去。至夕，主人使人取钱，钱店人曰：“此贗者，真者，卓午已取钱去矣。”

骗中骗

一人市束腰绉绸巾，议值二缗，令随取值。携至钱店，出朱提一两，易钱。故昂其价，评泊不协，置朱提荷囊，悻悻去。易数处，无一成。谓市巾人曰：“银一两，值钱近四缗。我终不愤钱店，愿与子市巾。”人欣然持去。后又遇于市，谓曰：“子胡以贗银欺我？”答曰：“我银贗，子巾亦非真也。盖以高丽纸绉成者。”一笑而罢。

出售王府

京 师某王，因公受罚，缘是致贫，众所知也。时值创建大寺，布施已成，惟乏殿材，匠人各处购求。乃有随官服色者，登大匠之门，告曰：“我为某王府四品护卫，今王当窘急之际，欲货其殿廷旧料，易以轻巧之木，冀得余资，以济急需。”匠知王为开国勋裔，其府第皆梓楠为之，欣然愿售，约日往观。其人以亲王名柬，至王府告门官曰：“我为某亲王护卫，今王欲新殿廷，慕府内规模宏大，谕我带同匠人观之，以便如式构造。”王许之。乃邀匠人入，指点其梁楹，筹度其丈尺，详细阅毕，偕至匠寓评价。其人曰：“先生成此殿，费十万金。汝愿以若干售之，不妨明言。”匠曰：“材料已旧，大而无当，将必改为小用，不过万金而已。”其人故作不愿，往来数次。曰：“王今无奈，姑以售汝。当在某庄立券，汝先往俟之。”是日，朱轮华毂，王果至庄。其人为前驱，带匠人入庄。王南面坐，匠跪请书券，王颔之。命从官书就，亲笔金押，先索定契银三千两，余俟拆换之日准算。其人偕匠入城交银，并索费，亦先给三百，约日而散。至日，大匠带人往拆殿廷，门官拒之，匠告以故。门官入白王，王召匠入，仰观王貌，非前日之人也，知为拐骗，无言而退。

当金镯

有衣冠华丽者，乘车带仆，至质库，脱金手镯二以质钱。掌柜人细阅之，黄赤无伪，秤各重五两。问须京钱五百贯，掌柜人还之，其人让至三百贯。北地尚钱帖，如数给之而去。旁一丐者，脱其破袄质二十贯。掌柜人叱之，丐笑曰：“假金镯当钱三百贯，我袄虽破烂，尚非赆物，何不值二十贯耶？”掌柜人心疑，复阅其镯，则已被易包金者。问丐何以知之，丐曰：“此有名骗子手，我知其寓处。”掌柜人愿给丐钱两贯，偕往寻之。至寓，果见其车在外，丐遥指其人，得钱脱身去矣。掌柜人入寓，则见其与显者共饮，未敢喧嘩。因寓主通其仆，唤之出，与之辩论。其人曰：“物既伪，何以质钱？如此之多，明是汝换我也。”互相争执，显者闻声，邀二人入，笑谓其人曰：“我辈宁吃亏，毋占便宜，不可与市井之徒较量，有失官体。足下钱尚未用，何不还之？”其人以不得已，委屈听命，乃以原钱帖赎还二镯，掌柜人欣然领去。至晚，往钱局取钱，则已取去。出其帖比对，后帖系好手描摹者。复至其寓，则去已久矣，丐亦不知所往。

雇妓作妻

某观察，富而淫者也。姬妾满前，各自树党争宠，而正

夫人不顾也。需次会垣时，恒有花婆出入公馆。忽带少妇，携珠翠求售。其为人也，轻盈软媚，妇女皆爱怜之。夫人乐与盘桓，曰：“那得若个好娘子，长为我伴，则我得所托矣。”妇笑曰：“妾何如人，敢当夫人青目耶？妾夫素跟官，若夫人不弃，言于大人，则夫妇皆有倚赖矣。”长跪而请。夫人曰：“是不难，尔能并事大人，与我一气，何事不可耶？”妇再拜称谢。适观察入，夫人使妇递茶，即以眉目传情，观察大悦，问：“此妇何来？”夫人以夫妇愿投靠对。观察曰：“其妇如是，其夫可知。我正少一知心青衣，收之可也。”妇即迎膝叩首。观察手援之，即扶观察之手而起，益悦之。于是妇留而花婆去，唤其夫来，果干仆也。其夫妇遂迁居邻院，朝出暮归，殷勤奉侍。观察虽与妇情密，调唇抚乳，无所不为，而未及于乱者，公馆无隙地也。一月，妇送茗至书室，观察置诸膝而恳曰：“能毕乃公心事，则衣珠财物惟汝所欲。”妇曰：

“非不甘心，奈众目昭彰乎？无已，请遣我夫他出，晚至妾室，惟命是从矣。”言甫毕，报客至，妇脱身入。观察乃以数十金，使其夫远出干事。当晚潜入妇室，妇亦早归。正好合时，其夫持刀排门突入，喝曰：“我知汝年轻，必不能安其室，果留男子，合杀却否？”妇泣跪曰：“非妾敢犯教，主人势逼，无奈相从。”夫曰：“必非主也，岂有身居贵官，而知法犯法哉？”妇泣唤主起，夫乃持刀视，曰：“果是主人，将何以全奴颜面乎？”观察曰：“汝能周旋，将以汝为长班。得官之日，政由宁氏，祭则寡人，能容之否？”其夫半跪称谢，呼妇起曰：“汝好好伺候主人，我出差去矣。”观察色丧神颓，妇起闭门，投怀而慰解之，始得安于阳台，未几，观察得缺，竟以其夫同

閤。妇则留于内宅，不复出矣。其夫大权在握，任其播弄，观察无可如何，听之而已。然能劝其主，勉事上官。未几，权廉访，其夫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时有富室，身犯大辟，许以数万金出罪。富室知为廉访信使，从之，得贓而遁。富室首于中丞，廉访始知其事，亟缚妇，严讯之。妇曰：“是非妾夫也。妾河上妓女，彼以重聘雇妾来，认为夫妇，嘱妾勾引主人，若得满载而归，许以半分妾，故愿为之。然不知其何许人，姓氏亦未确也。”廉访无可奈何，坐此败官。后妇之本夫来，又不得不重酬妇而遣之。

朱 少 芝

朱少芝秀才，姑苏人，年十七八，姿容柔丽。家贫，训蒙村塾，有湖州笔客郑某，往还甚昵。一日，谓朱曰：“有小事奉求，未知允否？”问何事，曰：“息女行年二十矣，某日遣嫁，愿求文星，照临草舍，祓除不祥。”朱欣然诺之。至期，操舟来迎，朱即与偕。中流，郑忽变色，抽刀拟朱，言曰：“实告君，吾女已允鬻洞庭孙某为妾，期今日过门。忽病不起，欲借子代行耳。”朱骇绝，听其所为。即有女子奉巾幅，为之改妆。俄，岸上鼓乐来迎，众拥朱登舆去。入门却扇，仪态万方，比初见时尤艳绝也。比夜分，孙为代缓妆束，朱大声呼曰：“我吴县生员朱某，岂为人作妾？”孙大惊，讯得实，亟控官追捕，而郑已杳。

伪公子

有京卿，恶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其子不知所往。后京卿出为方伯，入庙行香，其时，府县以下伺应者数十员，士庶环观者数百人。突有衣冠破烂者，至方伯前，长跪号哭。曰：“儿情愿改过，任凭父亲处治，再不敢稍有违犯，伏望收留。”叩首无算。方伯细察之，非其子也，大怒，叱曰：“何处匪徒，敢冒吾子，殊属大胆！”笞役加以縲继，面交首府问罪。首府带署讯之，其人供称：前因不好读书，不受训饬，偶有触犯，被逐在外，只求为之挽回，情愿奋勉用功，不敢稍惰，有负隆恩。首府诘之家世，言之凿凿。且察其神色悲惨，语言明爽，似非作伪者。试以学问，亦能成文，信以为方伯之逐子也，留之府署，易其衣冠。公余，为方伯委婉导之。方伯曰：“实非我子，若议无为匪情事，任君遣去可也。”方伯归，与众官议，众皆请见其人，问其志向，则凭拜涕泣曰：“父性严厉，已实不才，惟有回籍应试，倘得功名，以赎前愆。恨无旅资，奈何？”众怜其志而哀其遇，遂为资助数百金，送之去，而以责逐复方伯也，后闻家人言，始知伪为方伯子也。

聘请幕友

越人倪某，世习申韩，由幕而官，去官复幕。在保阳待

聘，住旅寓有时矣，迫切钻营，无微不至。是年冬，寓中内厅宅有人来住，章服华焕，仆从趋跄，往来之客络绎不绝，似皆宪司之纪纲也。倪询其仆，知为大名府总司阍，奉本官命，来省置办衣饰，为少君完姻，并延访善于刑名钱谷之士，以辞旧友者。倪探得其情，即具衣冠往拜。其人稍问，即与盘桓，竟成莫逆。知其性情豪爽，而目不识丁。一夜，漏已三下，突有役来，传本官谕帖，催其人归去。其人得信，叩倪寝门而告之曰：“请先生起，烦为一读来书。有役守候，不能待旦矣。”倪起而诵之，不过因办公乏人，谕令迅将什物置妥即去。并旧友辞定，所访之新友，必须于开篆以前到署等语。其人踟蹰曰：“办物不难，访友非易。先生意中有信托之人乎？”倪遂自述其历就州县，助其东人升迁者不一。其人笑曰：“吾以先生为记室耳，畴知申韩妙手近在邻居，而又外求人耶？”即请代某禀复，云以千金订定倪先生，俟各物办齐即回，不敢逗留也。倪为书就，交役竟去。次日，其人送关书聘仪六金来，请安侍立，不敢抗礼。其仆从咸来叩喜，倪大悦，扯其人入坐，曰：“相好在前，既承不弃，断不可以常情拘也。”其人称谢侧坐，告以首饰尚未造完，俟工竣先归，当遣车奉迓耳。又数日，见倪似有不豫之色，倪惶然叩故，其人曰：“贵乡亲某号缎局内看定货物，不过偶挂数百金耳，艰持不舍，何其吝也？”倪曰：“市儉恒情，何足怪者。吾与素识，代为作保，虽千金亦不靳矣。”其人曰：“如此固好，恐先生未之信耳。”倪曰：“忝在同署，尚何可疑，是足下多心矣。”即偕赴缎局，所定之物实千余金，仅付百两，余皆挂欠，故未肯与。然局主已访得大名，确有姻事，知倪就其幕，故倪至，殷勤欢接。

其人笑曰：“尔铺主不信我耶，请以先生为质，明年来请先生时，其价原车带到，决无貽误。”倪亦言同事之故，愿力任之。局主欣然交其货物，其人满载而去。次年俟至春仲，无车来接。局主怀疑，邀倪同往大名，问司阁，并无其人，亦无易幕事。倪归，货其行李，以偿铺账，悔恨无及。

某公子

江右某宰相，保举其门人某为江南中丞者，其感恩载德，思有以报之。适相之次公子，以书来干谒，中丞见之，其人少年倜傥，应对如流。缘书中有告助意，问其所需，以二千金为请。中丞允之，留与盘桓，则以父命迫促为辞。及回拜，则见其巨舫悬旂，行李仆从莫不眩耀。中丞意师相素尚朴俭，而其子不类，心有所疑。其幕中有同门某孝廉，以疑质之。孝廉曰：“某公子，予幼曾见之，今相隔有年矣。”出其书扇，与中丞观之，楷法挺秀。笑谓孝廉曰：“明日，我宴公子。屈阁下作陪，面索其书，则真伪立辨矣。”乃设席请公子。公子来，见孝廉先呼曰：“兄台相隔多年，尚识鄙人否？”孝廉不能辨，唯唯而已。中丞出纸求书，公子欣然允诺，命仆研墨。其仆面赤手战，目视公子，公子吟哦联句，提笔欲书。忽掷笔叱仆曰：“盍去诸！彼慢我矣。乘我有所干求之际，故索我书，无乃以卖字之文丐视我耶？”扬长出外，登舆而去。中丞追送之，亦不回顾。中丞自悔卤莽，具黄金二百至其舟中谢罪，强之收受而去。未几，又一中堂之幼子来，

与前人名柬相同，并无书札。见之，则朴素暗淡，洵洵儒雅。使孝廉相客，各不认识。留之入署，亦愿住，索其书法，亦勿辞。中丞狐疑莫解，使捷足入都探之，始知前者入骗子手矣。

关节不通

浙有洋商金姓者，送其子侄应童子试，寓学院之东辕外。有人叩门请见，金见之，衣冠华焕，仆从甚都，访问书生陈某有无。先是金与陈系中表，知其向在江南游幕者，其时实未回籍，乃告以故。叩其来访之意，其人踌躇曰：“陈君不来，事不谐矣。我施姓，江南某科一榜，与陈君至好。我为学使所聘，来此阅卷者。”遂告别而出，门有肩舆，施登舆，由东辕直入仪门去矣。金闻学使向有货取之名，疑来人与陈必有勾串事，然亦无从进门，已置之矣。一日，偕亲友遨游西子湖。于圣因寺前，遇施同两客，皆翩翩年少，从仆辈三四人，随有舆马。遥见金来，施出队趋迎，握手道故。指一衣秋香绉袄，戴盘金便帽者曰：“此学使之大公子也。”又指一卵色纺衫者曰：“此某孝廉，我同年同事也。”又谓二人曰：“此金长者，系我至友。”遂问金同行亲友之姓名，互相揖让。施大笑曰：“难得英俊多人，不期而会，我合作东道主，畅叙一日矣。”邀入五柳居，登楼列坐。酒家以木版来，指点酒肴之精妙者，次第供应。施与孝廉纵谈古人，议论文墨，公子殷勤劝金浮大白。酒正酣，苍头飞马而来，曰：“大人有命，请公子同归。”金暗起给资，酒家曰：“上座之客入门时已先付

讫。”金局踏不安。施等皆下楼，谓金曰：“三生有幸，始得订交。如蒙相思，只须告把门张老，我自来耳。”作别登舆乘马，纷纷而散。金归，与子侄言之，金参赞作报琼之举，以申敬意，遂于旅邸盛设，具柬交张老，以邀三君子。次日，施来赴宴，云公子与孝廉皆为公事所羁，不能共酌，心甚歉然，嘱致谢。遂入席，请金之子侄皆出，索窗课阅之，曰：“佳则佳矣，但与学使风气尚不甚合。就文论之，即如某篇某处应提，某处应顿，结以大尾，则投学使之好，无不命中矣。”咸服其论，金乃重伸陈君之说，究为何事。施曰：“尔我既成相好，不妨实告。学使之大公子好与人相接，嘱我辈为之介绍。陈君前约某处之某姓，通邑富豪，欲与公子纳交。不意陈君逗留不至，实为缺兴。”金曰：“如我子侄，不识可以充数乎？”施曰：“无不可者，但缟紵之费各需千金，能乎，否乎？”金曰：“得半之道尚可勉力。”施难之，金再三恳切，既而，曰：“有我在，或可商办。”言未已，有二役以提督学院大灯来迎。金送出门，见其由中道入，文武巡官皆中立候进，金深信不疑。翌晨，施来，曰：“关防在迤，迟恐不得出。兹大公子以我故，屈允所请，须面封礼物，榜发来取。”相与同赴钱局，如数兑银。公封而回，给以关节。未几试毕，金之子侄皆落孙山外，始疑之。赴局开兑，则原封不动，而易以砖石矣。内有一纸书云：大宗师如此清正，汝曹妄想功名，理应重罚。所封千金权借济急，销汝罪愆。以佛法论之，或者来世有奉还之日，未可知也。不必冤屈好人，此嘱。金大怒，纳交巡官，以访其事。始知学使幕中实无施姓，即大公子亦年貌不符。细揣其故，系骗子先冒杂役，放水菜时入内。其时号舍尚空，藏匿其

中，易衣冠而出。巡官见其华焕，且自内出，则拱候之，其入亦然。入则仍易破衣，由杂役中出矣。至把门张老及灯笼，皆其党役充者，榜后俱逸，所骗亦不仅金姓一处也。

庙中木偶

有贵公子，挟重资，游姑苏以买妾者。官媒唤来数十人，皆不合意。一老妪随舆而来，曰：“郎君法眼过高，此等人皆不中选，非我姨家瑶仙大姑不能如愿，惜身价过高耳。”公子闻之曰：“如果真正佳人，何妨重价，第恐有名无实耳。汝姑带来一观。”妪笑曰：“我知郎君只好看瘦马家婢耳。清白人家，即穷至不吃饭，何肯将娇女送与人看耶？”公子谢过，愿同往访之。妪曰：“我试言之，不知人家愿否。”公子许重给媒资，妪请姑探之。隔五六日，公子望眼几穿，妪始欣然来，曰：“凭我一片舌，煞费苦心，肯与郎君一面矣。”遂往观之，其女一拜而退，娉婷之态，秀丽之容，公子已神魂欲堕，旋闻琴韵铿然，和以燕语莺声，长吟度曲，公子几入痴魔。亟问价值，妪忙掩其口，拉之出曰：“郎君几自误，此女不可唐突，当云聘作亚妻，则其父贪而好名，或可动之。既至尔家，则任分嫡庶矣。”又言聘只千金，女须衣饰，尚需彩舆迎之，缺一不能成也。公子已心醉，无不从命，乃立婚书，纳聘约吉迎娶。公子雇巨舫作洞房，欲仿范蠡载西子游五湖故事，先买一婢以俟。至日，彩舆迎来，妪与婢扶新人入舱坐，妪乘间逸。公子入，揭去新人面巾，神色焕然，惟不言不动。爱

设席遣婢，公子亲手扶之，新人忽跌，其声禿然。以火照之，乃庙中木偶耳。急遣人追至女家，则门锁闭。访诸邻，曰：“是家赁此宅以嫁女，兹已送女去，不知所之。”问诸官媒，无识奴者。计花费千余金，仅载二粗婢索然而归。

参行受骗

姑苏阊门外，通衢大道，百货交集之区，而人参行尤盛。间有空宅，亦甚宽广。时有服四品冠者，迁于空宅，门悬候补府陈姓封条，其司阍、司账、司厨，及待从之仆数十人，出入乘四人舆，张红盖。现任之府州厅县金鸣钰开道来拜，时亦宴客，舆马盈门。参行中人见之畏矣。一日，有二仆衣履鲜华，相率至各参行，阅货问价。行主叩其主，则曰：“西人也。为陈天官之长公子，以荫生加纳太守，分发江苏候补者。家资亿万，举宅皆嗜人参，以代茶饮。前带来参将尽矣，主人命我等选择公平之家，以便长可交易。”于是行主争趣其仆，而仆游十余家，皆不合意。是时参业中专有陪宾之伙，已遍传各行，故二仆远至一里之外，行主皆知之，情愿许二仆重扣。仆喜，行主遣伙持参同去。其主先秤一两，试尝之，价值三百余，即与宝金七提，其伙回，侈张公馆内之华丽，且探知其太夫人每日须服参三钱，一年有十数万金交易，其眷属不日到矣，行主甚悦。未几，其主艳服乘舆而来，谓行主曰：“尔家货真价实，我太夫人已到，常吃好参，须至佳者。”行主奉以顶上参，秤四十两，命二伙携参去兑银。且曰：“兑

银后，遣二人抬送银封可也。”二伙相从至馆舍，登堂入室，旋达后楼。其主以后楼为房，房内罗帐高悬，锦衾绣褥，洋表时钟之属，陈设焕然。其箱篋以四为式，自床东直至窗前数十号，乃命仆开第五排二十号，贴地一箱。正拆银封拆兑，忽楼下有人操西音大呼而来，曰：“今日虎邱之东奈何不赴？我寻将来也。”其主谓二伙曰：“客且坐，此我乡亲某刺史也。其向我借贷屡矣，不可使彼登楼，见如许物，则更搅累不清矣。”使仆以参及银皆归箱内锁之，匆匆下楼。闻彼来客，强拉之行，仆来送茶，传其主命曰：“烦客略坐守，去即来矣。”乃反叩楼门而去。旋闻幼仆数人在楼下戏谑，始而喧哗，继而揪斗，有苍头来吆喝，不应，鞭撻从之，幼仆不服，哭声震耳，久之寂然。至晚，无一人来。二伙馁甚，推窗望楼下，适行主同伙伴持灯唤人。二伙应曰：“毋庸着慌，人参与银俱在此。”行主即登楼去扣，入门，以火照之。二伙指此箱曰：“参银都在内也。”行主曰：“予自大门至楼，中物一空，似已迁去，不妨开其箱。”遂共观之，洞见楼下。细揣其底，箱与地板凿通，触机运转。遍举各物，无甚贵重者，除罗帐外，其衾褥系高丽纸印洋花者。钟表仅有外面，中空无物。箱皆纸糊，中藏石块数包而已。始悟诸仆叫唤争斗时，正转运箱内之物，以人声嘈杂混之，俾不觉。行主鸣诸官，且问与骗子往来之故。官曰：“以都中枢密信来，不能不答。”乃为缉捕，毫无踪影。

认 丐 为 父

有耆而聋者，在武大关陵乞丐。关前来一官舫，扬旗鸣钲而泊，舱中有五品官，探首见丐，使从者扶之登舟。官细察之，曰：“汝非某长者乎？前曾继我为义子，我因回籍求功名去，今幸选得是邦官，不料义父一贫至此，儿之罪也。”丐知其误，姑应之曰：“我年老糊涂，前事如梦矣。”官曰：“虽系风尘，面目骨格犹存，儿识之无误。”饬从者，请封翁先赴浴堂，沐浴更衣，移舟至僻静处所，颐养月余，为之节体须发，暗以胶粉染之，皤然一叟。谓曰：“儿衣不称父身，将入市买布帛，为父修饰，以便同赴任所。但父曾在此行乞，恐城中有识者，碍儿颜面。至铺内阅货时，合意只须摇首，不可多言。”丐允之。放舟入城，唤肩舆二乘，随带二仆，父子皆服五品衣冠，招摇过市。入银楼，换金约臂，每个重四两者两对。谓铺主曰：“我将赴缎局，偕往兑银可也。”铺主从之。入缎局，以单与局主观之，须三千余货物。邀入厅堂，殷勤款接，私叩其仆，知少者为严州二府，老者是其封翁，因二尹之妹与首郡太尊之子结亲，送至会垣完姻，置办赠嫁物耳。局主分外趣承，设席宴之。官乃邀金铺主同坐，曰：“是我好友。”铺主唯唯听命，方自以为荣。局主乃出绉缎洋呢各物，先奉封翁阅之，封翁皆摇首。局主曰：“此皆上等货也，可以入贡，岂不堪服用耶？”官曰：“既不合父意，可与我妹观之。”饬舆夫扛抬货物，一仆押去。良久未回，又饬一仆

往催。舆夫先回，曰：“舟中人囑我稟官曰：‘绸缎经姑娘目，俱合意。不知应用何号平色银两，请官自去检点。’”官谓局主曰：“烦侍父暂坐，我去兑银即回。”乃乘舆去。至舟，多给舆夫钱文，曰：“尔等往来劳苦，先吃饭去。”舆夫走而舟开行矣。丐坐局中，俟至更深不来。局主与金铺主皆惶急，不得不追问封翁。丐亦情虚，语言闪烁。群拥之鸣官，大令究其实情，亦无可如何，不过踩缉而已。释丐出，众褫其衣服，惟靴帽不合时宜，众皆不服。此丐尚戴五品冠，着朝靴，赤体叫化，见者大笑。

假充司马

蒋中丞抚浙时，察访官民之不法者，重惩之。温郡某太守，簠簋不饬，闻风而惧。突有外来者三人，操北音，寓府廨侧，不言所事。凡太守升堂，必往观之，暇则与馆人辨论太守是非曲直。馆人怪之，密报府县。太守眊三人出，遽搜其行李，得中丞访牌一道。凡太守私事俱在内，宛然紫印。又首县致永嘉令一函，尚未缄封，有云：蒋厅尊奉大宪命，探事求治，诸祈照察云云。太守益惧，与永嘉令商酌，拟重赂之。三人归，见箱篋俱乱，唤馆人诘之。馆人曰：“阁下去后，太尊来拜，必欲面晤，在房中坐俟，半日方去。动阁下之行李者，其太尊乎？”三人默然，既而曰：“机事泄矣，盍去诸？”遂买舟行。馆人飞报太守，转令永嘉令往拜之。至舟中，仅有人二，令问蒋司马何在，二人曰：“我主驰回省垣去矣，

留函奉呈。”令收阅，一系首县原函，一系司马自致，云公事匆促，不及谋面，深致抱歉之意。令白太守，修书馈柑桔四桶，中藏白物，因其仆追赠之。未几，太守至省，晤蒋司马，讯无赴温事，知前物已入骗子手，而不敢言。

弃米负重

有乘舟携仆访亲者，舟抵岸，谓其仆曰：“我先赴亲戚家，汝将行李收拾，迁至头舱，我着人协同起去。”仆如命，坐于舟首俟之。有一人来，手携竹篮，内存大米数升，至河滨淘洗者，笑谓其仆曰：“此处泊舟，须要小心。昨日我目睹一舟，亦如是停泊，一贼如是登舟。”其人即跃上，曰：“舟中亦有如是一卷行李，贼如是窃取。”其人即背负之，曰：“如是登岸。”竟去。仆方笑曰：“此人何其呆也，自弃其米，为人负重汝点何为耶？”舟子曰：“此人一去不顾，恐是骗子。”仆悟，急追，不知所之矣。

窃取行李

有儒生赴岁试者，舟抵岸，行李迁起，尚未议定脚价，姑坐行李上守之。忽有衣冠而来者，对之长揖，曰：“兄台何自来耶？”生忙回揖。细认，彼此皆不识。来人曰：“误矣。”揖谢不安而别。生退坐，仰后倒地，方知行李已为人抽去。

种 银

某僧性贪鄙，有江西客来，以酒肉啖僧，颇相得。后密谓曰：“我习种银术，欲助汝，汝有意乎？”僧问何谓，曰：“以银埋地，有符篆拜祷法，阅七日，一可得十。”僧未信，姑付银一枚，邀其种以试之。客即步庭前，喃喃作咒语，掘地埋之，扃户出，褊弗窥探。至期启视，则粲然者十矣。僧大喜，曰：“可多种乎？”曰：“何不可？母多则子愈多，惟纸镬亦须多焚耳。”僧乃罄己之所有，又将衣帽及钟磬铙钹之属，尽质于典。不足，复借邻寺之钟磬铙钹，亦质于典。侵晨，诣城买纸镬数十千，欣欣付客。如前状，扃户作法。至明午启其扃，客已无迹，急掘所藏，则皆零砖碎瓦。僧抢呼欲绝，惟深自悔恨而已。

无 赖 款 客

一无赖子路逢戚串，欲款之而无钱。邀之酒馆饮，已先索面一碗，对客曰：“我送家母点饥，再来奉陪。”至家易以己碗，捧至一小铺。有老妪脚踏大铜炉坐柜内，诳曰：“某家寿诞，央我送面与你。”老妪起身致谢。又曰：“某家客多，烦易一碗与我。”谢起入内，即掇其铜炉去，货钱千文。乃至家取碗来馆，与客大啖。

某 甲

某甲已娶妻矣，又私昵一妇，其妻亦与此妇相善，不知甲之与私也，仍时往还。此妇狠毒，欲杀其妻而嫁甲。遂阳与好，诱与饮，因进蒙药而杀之，零碎割裂，意欲藏尸灭迹，俟事消弭，再谋嫁甲。不意事机不密，即被捕房查悉，执送刑司。并拘甲至，究得细情，遂定此妇缢首之刑。且以甲弃己妻而昵外妇，又不先告妻，致妻遭此惨毒，亦科以罪，并命于此妇行刑之日，并令甲至场临视。法人以为如此奇惨之事，不可不塑像以垂法戒，于是相率醴资，令蜡人院为捏像于甲与恶妇之燕昵，甲妻被杀之惨，及刑官审讯，法场行刑，莫不惟妙惟肖。惟甲须总未得似，塑师沉思不得。忽一人曰：“我能之。”乃于行刑时至法场，谓甲曰：“今来观者无不恨汝害妻，争欲甘心。今官虽不杀汝，恐众人必杀汝，奈何？”甲本庸懦，思之不得，转问计。其人曰：“不如剃须易服，或可混出。”甲曰：“无剃刀奈何？”其人曰：“幸我适有，当即为你效劳，何如？”甲感激不已，其人遂剃须袖去，而像始完。

圣佛出现

有名白铁余者，无赖子也。穷困无聊，忽得奇想，

埋一铜佛于山谷中柏树下，俟草遍生后，乃宣言于众曰：“是处夜中金光烛天，当有圣佛出现。”乃集数百人，持斋负耒锄往掘。故从他处遍掘之，不得。铁余曰：“是众诚未至，不布施耳。”众各出重金布施，乃遂往埋处掘之，获像焉。庄严端好，供诸其家。远近闻之，求见圣佛者日踵于门。乃以紫绶黄绦为袋数重盛佛，求见者须布施，一回去袋一重，数百里内老少士女趋之若狂，施舍万金。白铁余因此致富，而人无知其为诈骗者。

假元宝

某甲尝为人居间公事，其人约于公所，封银存贮。正较量间，有一跛丐手持竹篮，篮内盖有破衣，捱入行乞。甲拈零银与之，丐嫌少。甲佯怒，取元宝一锭掷篮中，叱曰：“汝欲此耶？”丐悚惧曰：“财主不添则已，何必怒。”双手置几上而去。后事不谐，其人启封，则元宝乃伪物，为丐者易去矣，丐即甲之党也。

误撞瓷瓶

上海某衣肆一日有华服者至，言欲购貂马褂。选择既合，旋服之以试身量，已而步至柜外，若欲就明处细视者，遽举步出门去。肆中人大惊，遽跃出将追执之。至门外，忽有

一人持瓷瓶过，突相撞，瓶堕地碎。遽拦门牵伙衣索赔，他伙复不得出。逮与徐言致慰，使稍候，则贼已去久矣。盖二人固串通为之者，初时使追捕者仓猝阻不得前，事后，又无从致诘。亦狡矣哉！

叫 公 公

苏州通贵桥某富室儿，头戴一珠帽，值数百金，乳媪携立厅事。一人盛服昂然直入，谓儿曰：“叫声‘公公’。”乳媪亦曰：“阿官叫声‘公公’。”其人曰：“不叫‘公公’，要取汝帽儿。”遂戏揭其帽执手中。曰：“不叫‘公公’，取帽儿去矣。”以其帽置怀中，缓步下阶。曰：“真个取帽儿去矣。”遂自庭中昂然竟出。复回身立于门外，曰：“不叫‘公公’，取帽儿去，不转来矣。”乳媪又谓儿曰：“阿官叫声‘公公’，公公好还汝帽儿。”意谓戚党者长与儿戏也。候久不复入，出视之杳然矣。

假 朝 廷

副将军某负资入都，将图握篆，苦无阶。一日，有裘马者谒之，自言内兄为天子近侍。茶已，请间云：“目下有某处将军缺，倘不吝重金，仆嘱内兄游扬圣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夺也。”某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无须踟

嗣，某不过欲抽小数于内兄，于将军锱铢无所望。言定如干数，署券为信，待召见后方求实给。不效，则汝金尚在，谁将就怀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诺之。次日复来，引某去见其内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参谒，殊傲睨，不甚为礼。其人持券向某曰：“适与内兄议，计非万金不可。请即署尾。”某从之。田曰：“人心叵测，事后虑有翻复。”其人笑曰：“兄虑之过矣，既能予之，宁不能夺之耶？且朝中将相有愿纳交而不可得者，将军前程方远，应不丧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复公命。”逾两日，日方夕，数人吼奔而入曰：“圣上坐待矣。”某惊甚，疾趋入朝，见天子坐殿上，爪牙森列。某拜舞已，上命赐坐，奖慰殷勤，顾左右曰：“某武烈非常，今见之，真将军才也。”因曰：“某处险要地，今以委卿，勿负朕意，侯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马者从至客邸，依券对付而去。子是高枕待授，日夸荣于亲友。过数日，探访之则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争于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简，何得授之他人！”堂官怪之，及述所遇，半如梦境。堂官执下廷尉，始供其引见者之姓名，则朝中并无此人。又耗万金，始得革职而去。异哉！武弁虽呆，岂朝门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术存焉。所谓大盗不操戈矛者也。

乾 隆 钱

乾隆制钱，“隆”字下有铸作缶字者，殆当时钱局偶尔书成别体，无甚深意也。某年，忽有客至海门厅，嘱各钱肆云，

欲搜罗此等钱，愿一文偿二十文，且交银洋百枚为定。诘其故，云此钱中含有金属。于是钱肆遍搜于各乡镇，以十文购一文，逮积至数百千，则此客已不知何往。各钱肆赔累有差，细求其故，盖客先自携此钱数百千至海门，逮各钱肆购此钱时，则彼阴使人出售也。

珠 宝 肆

金陵某珠宝肆为一城巨擘，肆后空屋数楹，招人承赁。一日，有人来赁屋，行装煊赫，仆从如云，状似达官贵人。即挈眷居之，高揭某公馆条。渐次，与肆中人浹洽，暇则聚谈。某晚，其人状若犹豫，曰：“予有祖遗珍物数事，已宝藏累代矣。年来手中拮据，行将出售。汝肆能购此，以济予急最幸，否则请寄售，以待善价而沽。”出其物，则玉佛一尊，高可尺有五六，白玉花瓶一对，玉镶翡翠如意及班指各一。估值不能逾三四千金，而是人坚索二万，谓如售去当给九五回扣。肆中人以有小利可图，并籍此装饰门面，遂允之。如是历数月，虽有过问者，询其价，无不咋舌而去。一日，忽有客来购鼻烟壶、手鐲、朝珠等件，言谈风雅，所论各物，寻瑕指疵，无不中肯。肆中人心佩之，以为是必素精鉴别者。越数日，又来，索阅玉佛、花瓶、如意，一见即啧啧叹赏，曰：“稀世珍也。”问价若干，肆伙故昂其价，曰：“三万。”客曰：“三万太贵，折半则近矣。”伙又以班指以阅，亦复称善，于是客则增价至一万七，肆中让至三万六，未成交

而去。翌日，又至，言送某中堂寿礼，非此不可。加价一千，肆中人仍未允。后每日必至，至则稍加价，卒定二万四千成议。肆伙私计，连九五回扣之数可赚五千，喜甚。客先付定银五百，约十日为期，如逾期不至，罚去定银，或店中在期内别售，亦罚三倍。并以所约之言，要立字据，以示郑重。逾五六日，客尚未至。第八日夜半，阖肆睡方酣，突闻叩门声甚厉。拔关，见一人形色仓皇，曰：“此间是某公馆否？”曰：“然。”即导入内。俄顷，闻内号啕大哭。急探之，云主人得家报，知母骤卒。明晨，其人形容憔悴，付肆中房资论，曰：“即晚奔丧回里，寄售之物幸即交还。”肆中人计今已第九日，明日客必来成交，因告之故，并劝稍留。其人愤然曰：“汝真贸易中人，不知礼法。岂有为人子闻父母丧，而尚濡滞不返耶？且卖不卖由予，还客定银可矣。何哓哓为！”肆中人聚议，金谓物若返渠，非特坐失五千金，且失信于客，将何以对。不若先以银一万九千与之，好在只差一日，挪移无害也。其人得银即急携家眷去。至第十日晚，肆中人望眼欲穿，而客则杳如黄鹤。俟至数月，亦无踪影，始知受骗矣。

十 两 漆

某甲至漆肆购生漆十两，付以一两票，云：“汝持往照票，吾少顷即来取也。”遂复购鸦片烟土十两七钱，使土肆人随往漆肆。此人即问漆肆伙曰：“票已照乎？”曰：“然。”又

曰：“十两漆乎？”曰：“然，十两漆。”曰：“然则付彼可矣。”遂扬长去。已而，漆肆伙持生漆出，土肆人骇曰：“此人购十两七钱之土，而云土价由汝处付。何乃以此畀我？且彼不适言照票乎？”漆肆伙亦诧，曰：“彼购我肆生漆，而付一两之票。吾知付汝生漆耳，安知其他？”二人相争久之，始知均被骗矣。

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某尝在门前为人治疾，凡妇人或患隐疾者，则在楼上医治，一日，有人至，自言其甥年十四，下体生疮颇剧，将携来请治。然此儿殊畏羞，汝宜导至楼上，方与医治。医生许之。此人即至某衣肆，购得衣衫，计值数百金。肆中遣一幼年伙友随往，先谓伙友曰：“汝随我至某处，彼处即有人至楼上付资也。”逮至医生处，医生乃徐导伙行。此人问医生曰：“前在楼上乎？”医生曰：“诺。”店伙闻之，一若钱在楼上也。伙既登楼，医生命褫裤。伙大诧，曰：“汝不与我金，欲我褫裤何为？”医生曰：“汝下体非生疮乎？”伙曰：“我何尝有此病。”医生曰：“适来汝舅嘱吾为此。”伙讶曰：“汝何从见我舅？”医生曰：“适来者，非汝舅乎？”伙大诧曰：“此乃买衣之客，使我随至此，向汝取金者。何乃谓是吾舅？”遽下楼追客，则杳然矣。

贴膏药

打造银饰肆门前柜上恒置一灯，肆中人坐其旁打造饰物。即有人状似甚困惫者，至其处，哀之曰：“吾患疮，幸某善士与我一膏药，云贴之立愈。欲借汝灯一用，可乎？”店伙允之。彼便就灯将膏药揭开，即出不意，将膏药贴店伙嘴上，攫贵重首饰去。逮揭膏追贼，已去远矣。

衣店伙

某公子美丰仪，擅辩才，凡走声气者趋之若鹜。然公子性狡诈，以故人恒为所惑。偶至申，某衣店司事某甲慕其名，谄奉备至，酬应无算。濒行，公子取店中衣服值百余金，未与一钱。次年公子至，付价之半，而复取百余金之衣。如是者每年，略付旧欠，而取衣如故。积欠至千余金，甲乃哀之曰：“君所欠颇巨，今若不偿清，肆主将以余薪水花红抵偿，且因此罢斥，予无啖饭处矣。”公子笑斥之曰：“汝何作如是态！汝在店中岁得若干？”甲曰：“约三四百元。”公子笑曰：“是区区者安足道，吾将荐汝为厘局司事，营务文案，当倍此数。”甲闻公子言，遽为所夺，乃喜诺，且加意趋承，冀得好机会也。翌日，甲又往俟公子。公子偶询之曰：“汝居此间每月需用若干？”甲曰：“非三四十元不可。”公子曰：“然则汝家在此耶？”曰：“否。”曰：“如是何费之巨？”甲曰：“实缘有私识

之妇人，月须贴资耳。”公子曰：“此妇人才若何？亦可往观否？”甲翼因此能得公子之钱，乃曰：“此妇固平康中人，向尝嫁人为妾，后以夫死，挟巨资出，约计金珠不下数千，姿首亦颇可人。余今不复能兼顾，当与公子往视之。”公子闻其言欣然，遂约日同往。公子见妇貌不恶，遂倾意挑之。妇以夙受甲戒，言公子如天上人，既睹公子貌，所以结公子欢者，无不至，遂私往宿焉。公子问妇终身之计，妇泣然曰：“我中年丧夫，失所依倚。最后得甲，今又不能相顾，且用我多金，奈何？”公子曰：“汝尚有他人乎？”妇曰：“前遇一商人，囊资颇富，尚有千余金存我处。”公子曰：“是人年若干？”妇曰：“可五十余。”公子笑曰：“汝欲得此老翁何为？”妇曰：“我将托终身，出于不得已也。”公子默然。他夜又至，谓妇曰：“甲既贫，商亦老，何恋恋为？不若随我北去，何如？”妇曰：“君家姬妾多，我不惯伺人眉睫也。”公子曰：“此无忧，吾至京必赁屋别居。且婢媼辈必呼为太太，殊胜此间也。”妇欣然允许。时近岁阑，因议动身之期。公子曰：“俟二月春融何如？”妇曰：“镇江客约岁杪来取金，当先之。”公子乃往定烟台之船，先密运细软出。时妇屋中惟一女仆，乃出银钱四枚，使往购海虎绒臂笼。约计女仆去远，急与妇同坐马车，置诸最深邃之房舱中。已而闻船未即开，公子恐他友或送已败露，乃独取行李数件住栈中，俟船开时乃亟登船。越日，某甲偶往视妇，则室已空，检视箱篋，亦虚无所有。亟询公子，知已行。乃历询公子所狎友，曰：“公子行乎？”曰：“公子行矣。”甲喏曰：“公子行何为不使我知？”友笑曰：“汝真愤愤，公子行何为必须汝知？”甲曰：“吾之姘妇亦已不见，故为怪耳。”友曰：

“汝失姘妇与公子何预？且公子何由识汝姘妇？”甲不觉自陈前事。友笑曰：“汝慢藏海盗与冶容诲淫实兼有之，宜其受骗也。”甲闻言，为爽然久之。

冒充差役

道光年间查禁洋烟甚严，时有伪符假役在江河之间挨船搜索，讹攫银钱，为害行旅。惟不掠货物，不掳衣装，是以告讦之案甚少。有黠客贩货入楚，舟泊江滨，突来壮役七八人，铁索郎当，手持签票，口称官命查抄鸦片。入舟搜检，见银钱皆取之，以充饭食。值客病卧，其伙拦阻不及，盘缠被攫尽矣，不觉垂泪。客徐起见之笑曰：“毋作妇人态，从来悖入者，亦悖出。彼得十倍偿我，无忧也。”见时同泊之舟无一免者，人皆切齿。黠客于是择舟子之强有力者十余人，饰以仆从之服，自乃冠水晶顶，造作令箭，急易快舟，尾追伪役，沿江而下。俟掳掠满载，忽绕出其前，使仆截擒，即以其铁索锁之。登邮亭而讯曰：“本厅奉军门令箭，查拿伪役抄抢案，送省臬示。”先起其赃，则舟中银钱累累，伪役皆叩首乞命。于是运装入己舟，将伪役交驿卒看守，曰：“候本厅禀报后来取若人，勿任逃脱，自干重罪。”竟扬帆逆流而归。以钱分舟子，银则归己，无不呼欢痛快。伪役忽解悟，告驿卒曰：“是官也何以获赃不获犯？假可知矣。”驿卒亦悟，曰：“无论真假，我岂白与人看待哉？”伪役已无一钱，乃各脱其衣服贿驿卒，始得纵归。

徐大诳

有徐大诳者，丝肆中伙也。平日喜诳人取笑，以是得此美称。一日，随居停至吴下贸易，舟泊太子码头。居停谓徐曰：“予起货去，汝留此，须慎防之，此处多骗子，勿为所诳。”徐曰：“吾不诳人，人其诳我乎？人果行其诳，我将诳诳矣。”居停曰：“哈！此处骗子皆鲜衣盛服，充衣冠中人。汝若遇之，必逢迎不遑，恐小巫见大巫，堕其术中而不觉也。汝必慎之。”徐曰：“诺。请予洋钱二枚，我将作虎邱之游。”居停给之而去。见肆有锡洋钱，为孩童所玩弄者，与真无异。问其价，枚值五六文，徐置百枚。又以百余钱买一布囊，便大书曰：某年月日，某乡某人置。以棉纸裹锡钱，作两封，纳囊中，负之归舟。易短褐毡冠，作乡人状。以红纸开绸缎账单怀之，持雨盖负囊，游于市。见古玩铺前坐一客，衣冠甚丽。时正隆冬，着火狐裘、貉冠、皮鞋，手持玉嘴银头鸟木烟管，方吸烟看街。徐有触于怀，乃坐对门巨室阶上，出其单与锡洋布囊，以真洋钱颠掷，而口作怨词。正自啜嚅间，客见其多金，洋洋来前，喝问曰：“汝何等人？坐我府前，意欲何为？”徐忙收洋钱入囊，执账单拜曰：“不识尊府，动扰不当。我某县乡人也，因侄女将嫁，兄与我百洋并账单，使置嫁衣。我初至大邦，不识大绸缎局在何处，又不知买单中物数用否，无人指点，以是怨恨耳。”客接其单视之，皆奁中急需物。信为真实，笑指之曰：“北去里许，高墙大门

内有大绸缎局，是我亲戚所设。两京十八省客皆贩其货，真大行市也，汝往必无欺。”徐曰：“我目不识丁，虽有招牌，奈不能认清，借贵步一引可乎？”客曰：“幸我无事，汝其从之。”徐负囊随其后。行未几，徐曰：“我尚未早餐，腹中馁甚，官人肯同一点心否？”客乃引入面肆上座，徐坐其旁。面尚未至，徐促额曰：“我患瘡痢未痊，不意又发作矣。中急而寒甚，奈何？”客曰：“去厕不远，汝去登之。”徐曰：“奈此累坠物何乎？”举囊交客曰：“暂累官人看守，我非不放心，奈寒甚，乞假我短褂一披，烟管一吸。”客自维火狐短褂与火管不过三十余金，诨其百洋，其利倍蓰。乃故作踌躇而后解与之，曰：“此百金物，汝速往速来，慎勿污我衣。”徐乃郑重披裘执筒而逸。客待其出肆，携囊遁回，谓家人曰：“今日诨得洋银百元，当为我贺。”出囊审之，疑有伪，急诣识者，方知皆锡物，不禁哑然失笑曰：“我一生骗人为业，反为人骗，数十年老阿婆，今竟倒绷孩儿矣。”

引 妓 炫 诱

某选人居京师会馆，偶于馆后墙缺见一妇，甚有姿色，衣裳虽敝，而修饰甚整洁，意颇悦人。馆人有母，年五十余，故大家婢女，进退语言均尚有矩度，每代其子应门。选人料其有干才，赂以金，祈谋一晤。对曰：“向未见此，似是新来。姑试侦探，作万一想耳。”越十余日，始报曰：“已得之矣。渠本良家，以贫故忍耻出此，然畏人知。俟夜深月黑乃

可来，乞勿秉烛，勿言勿笑，勿使童仆，及同馆闻声息，闻钟声，即勿留，每夕赠以二金足矣。”选人如所约，已往来月余。一夜，邻勿戒于火，选人惶遽起，童仆皆入室救囊篋。一人急擎帐曳茵褥，訇然有声，一裸妇堕榻下，乃馆人母也，莫不绝倒。盖京师媒妁最好黠，遇选人纳媵，多以好女引视，而临期阴易以下材，而涉讼者有之。幕首入门，背灯障扇，俟定情后始委曲迁就者有之。此媼狙于乡风，竟以身代也。然事后访问四邻，墙缺外实无此妇。或曰：前所见者，乃此媼引致一妓，以炫诱选人耳。

发 掘 藏 镒

山西贾人鬻绒货于南京三山街，一日有客偕一道者至，开单购绒货值百金。然体制特异，肆中适无此货，乃先留银一大锭为定，俟货足再付。自后两人来催货，时至肆中，至则两人必耳语，指天划地，状甚秘密。贾人疑而问之，不言。再问，客乃屏人语曰：“吾道兄善望气，夜来见宝气腾空，知是地有藏金千万，当出世。详察其处，在尊店第三重屋下，诚发之，富可敌国。”贾人性贪，因信之。乃延客引道士入内，审视一周，曰：“在是矣。计自此至彼，凡三文余，皆金穴也。”殷殷为贾人贺。乃订期集工人数十辈，先祭告天地，道者复为之披发仗剑，作法良久。夜深，耰锄并举，发至五尺，并无所见。天已大明，忽闻门外呵殿声，则制军某以通家红帖来谒。贾人方惊讶，而制军已登堂求见，贾人出拜伏于地，

某掖起之，曰：“闻足下发窖金千万，富可敌国，某特奉贺。方今边饷告匱，诚以数万佐国家之急，万户侯不足道也。某当为足下奏闻。”贾人赧赧谢无有，某直入内室，见地下开垦纵横，而客与道士俯伏前谒曰：“埋金实有之，但不甚多。”贾人不能白，惧祸，不得已馈三千金求免，并还定货银，而所业由此废矣。

银元减价

某甲时以银元至钱肆易银，约较市价略低。如市价每元值七钱三分，其人仅须七钱二分，明日市价减一分，则彼又递减，然只一二百元，无多也。有叩之者称系自造，而光色灿烂，权其分量亦合，虽老于此道者，不能辨其为伪钱。肆图小利，竞相购买，哄动一时。某巨贾闻而羡之，亦购二百元。尤恐其伪，延西国格致专家，以化学分析术试验之，与真者互相比较，丝毫不爽。乃招至家，询其制造之法，每元成本若干。甲曰：“为之甚易，成本仅六钱七八分。惜予寡人，资本微细，不能因此致富耳。”某贾心大动，坚欲传其法。甲曰：“予藉此小木以糊口，若传之君，则予将何处啖饭？”许以重酬，亦坚不应。不得已，乃谓之曰：“既不肯传，请为予代制可乎？”甲曰：“否。君乃大资本家，所作必盈千累万，予与君又初次觐面，素无钱财之托，必至汝家制造。而此法无甚奥妙，设为君窃窥，予将奈何？”某贾曰：“予固信君不欺者，请付银与汝，但每日能出若干枚？”甲曰：“可

三四千。”某贾曰：“今与君订一合同，以后专为予制。请以七钱为一元成本，现先付银七千，定造一万元。”甲犹不敢担承，说之至再，始成议。更享以盛筵，约定三日后交洋。如期，某甲遣数健仆，各负箩担至其家取洋，则门上高贴召租纸，甲已不知所之矣。

铁牛粪金

某处有一道人，手持一铁牛，求乞市上，高呼“铁牛道人”。如是者数月。一日，忽入富家典库乞钱。主人问铁牛何用，曰：“能粪瓜子金。”主人欲以资财易之，道人坚不肯。后议只宿一夕，令置诸密室，明晨开视，果粪瓜子金数星。道人至，取铁牛去。主人贪心大炽，访道人欲买此牛，道人不从，强而后可，议以每日所得金，计以一岁金价偿之。主人既得牛，数日粪金如前，未几遂止。视牛尾后有一窍，无他异。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夫赎去。后有人云，道人预买此婢，密持金伪为之。前后粪金，皆此婢所为。急寻之，已遁矣。

配靴

某甲因事寓京师，一日过旧货铺，见有一靴甚新，询其价，索银二钱。甲喃喃自语曰：“价固不贵，惜只一只耳。”信步前行。俄顷，又过一铺，见亦有靴一只。细审之，式与

前无异，惟价则须银一两，请稍减，坚不允。甲默念并前靴合购之，共只价银一两二钱，较市价尚贱，因即如数畀之，持靴而去。及折回前铺，靴已无有，询之，谓顷已有人购去。甲无奈，持靴一只怏怏而归。后有知者，谓靴本只一只，两旧货铺互相串通，移彼置此，索价前廉而后贵者，盖藉以愚甲也。

王右军笄

扬州某盐商有嗜古癖，或以道士所戴笄求售，曰是王右军物，世守至今，以贫将售诸人，然非四千金不可。某爱玩不释手，但曰：“价太昂，数百金可矣。”其人置物案间去。翌日，有客来候，纵言古器。某出笄示之，客大笑曰：“是某人物耶，是伪为以给汝耳。某年月日，予在某处，亲见其定造，君何受彼愚之甚！”某为激怒甚，不复倾虑，遽拍诸几，应手立碎。又数日，此人则持某公子函至，函中云，近闻有王右军时物，是真稀世之宝，予已允价五千，闻物在君家，请交其人带回。某见函惧且怒，曰：“此乃伪物，吾已碎之矣。”其人曰：“家贫惟遗此宝物，本不应售，以贫故出此。且前已白须值四千金，安有碎理？殆贵人知我待用甚急，戏我耳。幸速检出畀我。”某为所持，乃实告之曰：“有客言在某处亲见君造此，复有何说？”此人遽探怀中，出一同式者示之，曰：“曩以家贫怀宝，索观者众，虑有损失，故造此以供众览，若原物则日前始取出也。”某至此瞠目不能作一语。其人复曰：“纵谓非宝，

然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亦小人常态也。况物未成交，公何宜相毁？今某公子已允五千金相购，吾恃此活命，公毁是即毁五千金矣。奈何？奈何？”某不得已，属人与讲，畀以三千金始已。

冰 茧

南昌贾人钱某饶于资，好藏古器。一日，客携一古锦匣至，内有物，其形似茧，而大如瓢。长尺许，色白，微见青斑。摇之，内有声。云系某宦家藏，传世既久，子孙不知其名，并不识其用，惟承上世之嘱，以故宝藏至今。闻君精于鉴古，特假一观，冀有所示。钱因笑置之。越日，有同好某来访，钱言及之。某曰：“尝观《异物志》，载员峤山有冰茧，长七寸，色黑有鳞角，以霜雪复之，然后作茧。茧长一尺，织为文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尧时海人献之，竟以为黼黻。此其是乎？若然，真无价物也。”钱检书阅之，良是。乃邀客欲破茧以验。客不可，钱曰：“验之若合，愿以千金为赠。否则，亦以数缣之值偿之可乎？”客遂商于物主，议既定，乃破之。内果蚕腊，色纯黑，鳞角可辨，入水不濡。客曰：“今惟投诸火矣，两家其勿悔。”物主请置千金于前而后验。时某亦在坐，私谓钱曰：“今已试数端，谅非伪物，盍减厥值，而不竟其验乎？”钱然其说，遂以半价得之。既得，视为至宝，终亦不敢入火。后有泄其谋，谓物实伪为。入水不濡者，涂以白蜡也。客与某则商通在先，藉此以欺钱一人耳。

巡抚年侄

徽人某姓叔侄因争坟事，纠纷数年未结。其侄某甲拟具呈抚辕，百计钻营，求为批准。适有某乙来省垣，自称抚军年侄，衣冠甚伟，仆从豪奢。甲于酒肆遇之，偶谈及此事，乙一力承当。惟明言事成馈银若干，不成不索酬。遂封物为质。及期，乙公服取讼词纳袖中，迳入抚辕。久之，门闭而乙尚未出。甲意抚军留之深谈，且晚餐也。询门役，俱莫知。及晚衙，乙从人从中从容而出，意气扬扬。云抚军相待甚厚，所请已谐。抵甲寓，出批词于袖中，朱墨烂然。甲大喜称谢，乙索酬如议而去。既而讼仍不得直，疑而探之，始知乙实系巨骗。当入抚署时，适有会元进谒，乘间混入，潜匿于土地堂中，众不及察。遂掩门，又将预藏酒糕啖之，晚衙复乘闹出。至公文印封，皆预造藏于袖中者也。

假 侨 商

某甲，扬之邵伯镇人。经乱失去，阅十余年，忽归，则衣服华美，行李豪奢。自言乱时展转至南洋各埠，为人伙友，渐致丰裕。现为某富人倚重，特派至江南，拟经营盐业。时其母及姐犹在乡间，佣作为活。甲遂挈至郡城，僦屋而居，并雇仆数人，购置屋中器用，均甚备具。又购古玩书画，颇极鉴别之能。一

日，又在玉器店选购翡翠烟壶及班指等，几及千金，先给三百金。云不日新加坡即有巨款汇来，当即拨付。如期往取，果得付还。或疑其事者，潜询诸电局，果系新加坡某商家汇来。于是扬城中咸知甲为海外归来之大富翁矣。一时缙绅之徒莫不愿为缔交，或有借贷，应手立办。复出巨款买盐票，居然为盐商矣。数月之间，所购珍奇已数万金。某南货店主人歆其势利，知其方须续弦，因亟为媒于某旧室，极夸某之富而有才。旧室为所动，竟以女嫁焉。一日，忽来一友，与甲语颇款洽。且扬言曰，东翁某日将至，嘱为预备一切。既而甲约友出饮酒肆，将至大门，言体中觉冷，令仆返取半臂。比及仆出，则甲与友均不见，至各酒肆询之，均无有。急至江干，向沿江店肆及各船查询，并详其衣貌。或曰：两点钟前见有如此状人登一舟竟去，其舟似系先雇定者。仆大惊，亟归报。开视箱笼，贵重物均已无有。俄顷间各店闻风，各遣人至甲家中抢取物件，以偿所负，然十不得一。综计某到扬约用去万金，前后骗去约三四万。仆从一时星散，惟女不知所出，啜泣终夜，仍由某家迎之归，母姐则仍为妾人。

认丐婆为母

一官入都，道逢丐婆，遂认为母，载之后车，居骡马市。日久，忽乘轿车在四牌楼货参若干，当面封裹，同携至绸缎店。交肆主曰：“俟买妥绸缎，一并会兑。”乃选绸缎数端，命仆携与太夫人阅看。移时，仆回云：顷选之货太夫人已留

下，现尚亲自来店，再择数端。店主人延入内厅，太夫人随带银裹约重千金，亦置座侧。选货值数百金，遣仆送归，其官即称腹痛。告便去，不复返。店主疑，询所谓太夫人者，乃知路途中一乞婆耳。大声叫苦，随视银裹，乃瓦砾也。参店急取参包视之，亦被换去。追至寓所，而无踪矣。

赘婿被骗

某士人候选居京师，一日，见对门一少妇凝妆立，貌甚端丽。访诸邻人，云其夫游幕他省，其眷属则留寓京师，与母同居。越数月，忽白纸糊门，合家号哭，则其夫讣音至矣。设法祭奠，诵经追荐。亦颇有吊者。既而渐鬻衣物，云乏食，且议嫁。选人因赘其家。又数月，突其夫生还，始知为误传凶问。大怒，将欲讼诸官，母女哀吁，乃尽留其囊篋，驱选人出。越半载，在巡城御史处见此妇对簿，乃知前所见之妇，系某无赖与所欢，合谋以骗取选人财，后又犯他案而败者也。

趁轮少妇

某少妇附长江轮船至某处，自住房舱，而令仆妇住于散舱内，藉省费也。俄一少年来，与对面居，二人开门辄相睹。妇故有姿，少年惑焉。入夜，妇阖门卧，忘未下键。

少年俟人静，潜推门入，妇见之，疑为盗，正欲声呼。少年遽阖门，出银元二百枚，曰：“从我则以此畀汝，今彼此皆不识姓名，为一夕之欢，明日至岸，各自东西，何害乎？”妇心动，遂从之。次日，少年在己房中忽大哭，若甚惨者。船中买办及诸客并集视，诘其故。少年曰：“吾携金二百元，为吾养命之源。今忽无故失去，吾无面目可归，惟有死耳。”买办曰：“汝夜中门键乎？”曰：“未也。”曰：“是必被盗矣。不审银元有识乎？”曰：“有之。每元咸有某钱庄印，若得之，则易认也。”买办乃谓诸客曰：“为救此人之命，愿诸君许其搜寻。”于是诸客皆出货物请验，皆无有。最后至妇房中，妇神色已变，欲验坚不可。买办因强启其笥，则二百元完然在笥中。妇掩面大哭，少年得原银，返藏诸笥。时适轮船将抵埠，从容携行李登岸去。

骗 琴

李生嘉祥人，善琴。偶适东郊，见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贱直得之。拭之有异光，安弦而操，清烈非常。喜极，若获拱璧，贮以锦囊，藏之密室，虽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新莅任，投刺谒李。李故寡交游，而以其先施故报之。过数日，又招饮，固请，乃往。程为人风雅绝俗，议论潇洒，李悦焉。越日，折柬酬之，欢笑益洽。由是，月夕花晨未尝不共也。年余，偶于程廨见绣囊裹琴置几上，李便展玩。程问亦谙此否，李言非所长，而生平好之。程讶曰：“知交非一日，

绝技胡不一闻？”拨炉煮沉香，请为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高手！愿献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风曲》，其声泠泠，有绝世出尘之意。李更倾倒，愿师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笃。年余，尽传其技。然程每诣李，李亦以常琴供之，未肯泄所藏也。一夕薄醉，丞曰：“某新肄一曲，无亦愿闻之乎？”为奏湘妃，幽怨若泣。李亟赞之，丞曰：“所恨无良琴，若得良琴，音调益胜。”李忻然曰：“仆蓄一琴，颇异凡品，今遇钟期，何敢终秘？”乃启奩负囊而出。程以袍袂拂尘，凭几再鼓，刚柔应节，工妙入神。李闻之，击节不置。丞曰：“区区拙技，负此良琴。若得荆人一奏，当有一两声可听者。”李惊曰：“公闺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适此操乃传自细君者。”李曰：“恨在闺阁，小生不及闻耳。”丞曰：“我辈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请携琴去，当使隔帘为君奏之。”李悦。次日，抱琴而往，程即治具欢饮。少间，将琴入，旋出即座。俄见帘内隐隐有丽妆。顷之香流户外。又少时，弦声细作，听之不知何曲，但觉荡心媚骨，令人魂魄飞越。曲终便来窥帘，竟廿余绝代之姝也。丞以巨觥劝酬，内复改弦为闲情之赋，李神形并惑，倾饮过醉，离席兴辞索琴。丞曰：“醉后防有蹉跌，请明日复临，当令闺人尽其所长。”李乃归。次日诣之，则靡舍寂然，惟一老隶应门。问之，云五更携眷去，不知何作，言往复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既暮并无音耗。吏皂皆疑，以白令，破扃而窥其室，室尽空，惟几榻犹存耳。达之上台，并不测其何说。李丧琴，寝食俱废，不远数千里访诸其家。程故楚产，三年前以捐资授嘉祥。执其姓名询其里居，楚中并无其人。或言有道士程姓者，善鼓琴，又传其有点金之术。

三年前忽去，不复见，疑即其人。又细审年甲容貌，吻合不谬。乃知道士之纳官，皆为琴也。知交年余，并不言及音律，渐而出琴，渐而献技，又渐而惑以佳丽，浸渍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于李生也。天下之骗机多端，若道士犹骗中之风雅者也。

剃头担

有剃头担行于村落间者，一人呼令剃发，因即弛担路隅。当洗发时，背俯而伛，忽另有一人自后来，潜抽其所坐之凳，且摇手令勿言。剃发者疑系熟人相戏，听之。迨洗毕而坐，凳已无有，突仆于地。其人大惊询问，剃发者语以故，且言顷见是人持凳在转弯处，是必与君熟识，偶与君戏耳。其人正色曰：“安有人与予戏，殆骗子也，盍速追之！”剃发者如其言，向小路穷追，毫无踪迹。快快回，则担之又一头亦不知去向矣。

密保

曹某者，湖南人。时彭刚直方负重望，凡所保奏，无不擢用。曹乃与其仆某相结，彭性清正，仆无敢私谒。曹乃于肆购一新刻算学书，而别刻首叶，易著己名，畀仆令置案上。觐彭出，亟就观之，见彭将至，则匿书。如是再三，彭

疑，取阅之。见是算书。问曰：“尔解乎？”曰：“初不解。”曰：“于何处得之？”曰：“于书摊上得之。”彭展视撰人名，则曹某也。曰：“吾同乡乃有通此绝学者耶！”遂即密保，曹后为候补道。

葛婢窃鸡

某西人性愚而呆，有时或发呆性，则不可以理喻。一日，折柬邀某某二客至家午餐，特命灶下婢葛氏制铁排小鸡二以待。既因客久不来，西人亲往邀之。葛入厨，鸡香触鼻，自觉馋涎欲滴，不复可耐。且谓主人去已久，必反为所留，恐非夜深不归也。思念既定，放胆大嚼，不须臾，鸡已吃尽。正在收拾馐余，主人忽归，曰：“客将至矣。”自持大餐刀磨于石，其声霍霍然。盖将及锋而试，以备割鸡之用也。少焉，二客果联袂来。将入门，忽见葛婢倚于窗，竭力挥手，曰：“客休矣，吾主人家今日忽呆性大发，亟亟邀诸公来此，岂真为请客计哉，不过欲割公等之耳耳。公等岂不闻磨刀之声霍霍未已耶？”客素知主人有呆性，故信而不疑，急急返身而退。葛婢见计已行，复入骗其主人曰：“婢见客来，急捧鸡而去，未及门，突为二客各攫其一而去，将奈何？”主人默念曰：“予因候客之故，忍饥以待，是可任彼尽攫以去，使我偏枯耶？”乃未及弃刀，急起直追，见客在前未远，大声呼而止之。客返顾，见其持刀在手，以为真将割耳也，奔走愈速。归家后，犹各自抚两耳，谓幸未被其割去云。

兑洋索诈

中国初皆用银，嗣洋元流入中国。由墨西哥来者，谓之鹰洋，由日斯巴尼亚来者，谓之本洋。时钱庄既失用银时之利益，凡持鹰洋、本洋来换钱者，设为哑板、老板诸名目，如犯以上各病，须贴钱数十、一百文不等。一日，有人持本洋一元至钱庄，请为估看。店中人阅视再三，且掷银柜上听其音，曰：“此洋钱佳。”因盖图书其上，还之。其人立柜台前，潜抹去其图书，复持交店伙，言有本洋一元须兑钱。店伙如前审视，言此系哑板，如换钱，须贴钱五十文。其人如数与之，乃取所换钱搭肩上。忽问曰：“尚有银洋一元，请还我。”店伙愕然，曰：“此间岂有汝钱？”其人大呼曰：“我先付汝一元，汝言是好洋钱。又一元换钱者，汝言须贴钱五十文。是无论如何，总之有两元也。今店中无他人，我仅以一元换钱，现身畔并无一元，是必有一元存店中也。如不信，请搜我身。”店伙怒骂之。即有无赖数十辈，围店门杂然谩骂，言钱店欺人太甚。途中人复驻足观之，声势汹汹。店中惧甚，乃向其人谢罪，并赔银钱数十元，始得寝事。

某明府宠姬

某明府有宠姬无子，明府死，姬留粤与母同住。私蓄

有二千余金，常贷与人，权子母之息，候择良偶。媒媼时登其门，久而无成。一日偶立门首，见对面大宅内有美少年出入，裘马丽都，询之邻妪，云是新会大贾，来续鸾胶者。后又见所识媒媼亦出入其门，因令人招而问之，曰：“彼姓杨，欲娶继室，阅人多矣，无当意者。乃昨日忽曰：‘洛阳女儿对门居，实为生平所未见，必若是而后可。’尔娘子岂曾相与打照面乎？何云云也。其人美而富，彼既垂青，可无意乎？”姬颀然，曰：“窃恐残花难上枝耳。”媼曰：“容探之。”越日，来曰：“吾为若言，若跃然喜曰：‘彼媼者耶？何幸如之，卓文君岂闺女乎？’”于是引与面订，姬约法三章，一须独当一面，其人曰：“并无妻妾，请如约。”一即在此居住不回本乡，曰：“此金屋已售为藏娇之所矣，请如约。”一有母年迈，须终身相随。皆如约，于是议定。母私谓曰：“此人视流而神荡，慎勿以貌取人。”姬不听，卒订成婚。娶后情同胶漆，相见恨晚。将箱奁妆物运贮房内，留母守旧居，晨夕往来而已。一日，其人启箱，将囊中物平兑扣算，作踌躇状。谓姬曰：“吾在洋行贸易，须若干两，今查检，尚缺二百。卿有私蓄，借数日反璧可乎？”姬曰：“郎岂外人乎？”即开篋如数付之。次日，仍将所封原物归赵，曰：“顷家中已寄来，无须此矣。”后数日，谓姬曰：“我贩抵江门，约十日即回耳。”后逾半月不见归。即有登门取悬挂灯彩者，曰：“所赁订定此日见还。”即逐取去，旋又有讨房租者。心大疑惑，适有人向姬借贷，姬開箱取金，见包内皆瓦砾石子，各包皆然。乃大惊骇，始知为奸人诳骗也。顿首涕泣曰：“不听母言，以至于此。”懊悔欲死。俟至月余，杳无音信，房主知其事，怜其受骗，劝归原居。幸尚有贷出

者数百金，足以度日云。

谢 某

谢某嗜酒如命，一日赴友宴会。友固家贫而不能多沽美酒者，预戒斟酒之童子，每客只斟半杯。谢苦不酣畅，因出席小遗，纸封土块，招童子密授之，谓：“我因脏病，不能多饮，今以数文钱劳汝，求汝浅斟我酒也。”童子发封，得土块，恨甚，斟酒时独加满之。谢是日因得畅饮。

隔 夜 数

某卜者占算极灵，江湖间声名藉甚，其术曰“隔夜数”。自云明日来若干人，隔夜已知之，其人生平命运荣枯，无不详悉。有求推算者，卜者端坐不动，其人须自缕述生造年月日时，以及父母兄弟存歿，生平所遇大事。言毕，卜者曰：“然。”即在抽屉内出批就八字一纸，所书事述已往者，一一符合，未来之事，亦罗列满纸，无不叹为神奇。所至其门若市，术士高其声价，因此致富。后有知者，谓卜者所租房两楹，中隔破板壁一层，壁上凿小孔，以有抽屉桌子亦凿一孔，移近板壁，与之适合。卜者即据坐其旁，隔房雇一善书之人，凡求卜者方自述时，其人随听随书，言毕即书毕，即递至抽屉内。故过去之事无不吻合，至未来者则任意决断，而求者犹不知

其骗，但觉灵验异常云。

诓 骗

朱某善诓骗，时以小术愚弄人。冬日在汤某斋中，汤曰：“汝长于骗术，假令我入坐室中，能骗我出户外乎？”朱曰：“户外风寒，汝必不肯出，倘先立户外，我则以室中种种受用骗汝，汝必信矣。”汤遂出户外立，谓朱曰：“汝将何术骗我入户？”朱拍手笑曰：“我已骗汝出户矣。”

趁 航 少 年

内地河道每日必有航船往来，载货之外，兼亦附客。其中男女混杂，时有暗昧之事。谈者言有某姓少年，附航至某处。舟中先有一少妇，虽寻常装束，而眉目流转，姿态动人。少年偶与之语，情颇款洽。中夜火灭，舟中客尽睡，妇昵而就焉，遂相欢好，东方欲白，始各分衾。翌日舟泊岸，客纷纷收拾行囊。妇忽大呼失金簪环，欲舟人为之搜索。良久，得诸少年之铺盖中，遂取以还妇，而缚少年挞之。挞已解缚，少年自屏挡卧具，亦大呼谓失去银钱八十元。诸客咸呵之，曰：“汝窃人物者，乃有此巨资耶？”少年泣不已。或询少年所携银钱有图记否，少年谓均盖有某号图章。于是各人互搜身畔，至妇处，得银钱八十余枚，然并无图记，少年默

然，不敢相认，携行李逐去。盖妇窥知少年行囊富厚，故诱与之私，及乘间窃得银洋，即暗中将图章抹去，又加数元于内，俾数不相符。人虽知其意，而毫无凭证，无从强指为窃，其骗术亦巧矣哉。

刘文清书法

刘文清公书名重一时，然求书不易。有某公同直军机，时馈刘精品饮食，刘辄函谢。不数日，则又致馈，年余未尝倦。一日刘诣某，某忽出一册，启之咸刘手迹，刘讶其多，视之，即已平日谢函也。某因曰：“不有此馈贻，何得如许珍迹耶？”刘大笑。

购古书

富人詹某，胥吏子也。或讥其不学，乃出资市书，不数年，所积渐富。然牙签锦轴，藉以饰观，并未寓目也。同邑某羨书贾之获殊厚，乃于郡中觅得抄本书百卷，以五十金得之，冀售善价，而詹竟不阅，却其书。某窘，乃商于詹之戚全某。全固稍通文墨，为詹所信任者。问某需价几何？曰：“得三百金足矣。”全曰：“然则当售八百金耳，以四百金与我，尚有百金分给其司籍者。书当假我一观。缓七日来取。”某唯唯。及期，全令易一人将书去，并授其言，且曰：“如我教，

价可得矣。”其书詹本未阅，置而不疑。越日，全至詹处翻阅诸本，检得是书，佯诧曰：“此籍何来？”詹曰：“亦欲售者。”全曰：“索价几何？”曰：“未之问也。”全曰：“速与议价，迟恐为识者所得。”詹问是书何所奇，全曰：“书成某代，素无刊板，世惟二部，一藏内府，一在民间。前朝某相国悬万金求之不得，不意今入贾人之手。”因于架上取四库书目检示詹，果如所语。詹喜，曰：“余费金巨万，藏书虽充栋，恰愧无秘本，今始得矣。”未几，某往取书，詹问值，某曰：“事不谐矣。此书系郡宦家藏，为其子弟所窃，昨已有人踪迹至，急欲收归，不能售也。”詹曰：“既不欲售，何来吾家？余有例，来书不售者，照书价罚其半，是书价几何也？”某乞免，詹靳不许。某曰：“若此势必成讼，事将不可解矣。”时全亦在旁，从容言曰：“窃书之人谅不敢归，今姑厚赂来人，但言无踪迹可耳。”詹令其往商，价固勿论。某再往返，始言非千金不可，全劝给八百金而成。詹既得书，全曰：“此官家书，若泄于人，必滋讼累。”詹遂秘之。后有泄其谋者，谓书日本无是书，盖全阴易一页，嵌抄本名，伪撰提要，以欺骗之。计亦巧矣。

梁山舟

梁山舟学士尝南归，将渡河，河督某公留住署中。学士屡欲行，某公盛言水势甚溜，宜稍待，学士不得已诺之。然住斋中甚苦岑寂，居停主人又不时出，惆怅无聊，偶睹架上佳纸名笺罗列甚富，案头笔砚亦颇精良，逐日以写字消遣。

忽忽将纸用罄，主人始出，言水势稍减，可以迳渡，已为具舟楫矣。梁拱手称谢，将议行，忽主人顾架上纸，问仆曰：“此间纸皆何往？”仆惶悚若不能置辩。梁乃白实己所书，因指案头书示之。主人曰：“吾此纸特使人至南中购求，供己临池之需，不意乃为汝用去，奈何？”梁默然而别。既而忆此公为京官时，尝托人求书不允，故为此以报，其言水涨水浅，咸饰词也，然其骗亦甚风雅矣。

画 知 晴 雨

江左某公子，性风雅而慷慨，会里中岁饥，施药施粥无吝色。比邻某翁富而怪吝，公子亲往劝解囊，竟不拔一毛，心甚恶之。侦知翁素有好画癖，乃取家藏关山行旅图，临摹两幅。其烟岚稠密，树木向背，无一不相肖，惟山中行客，一幅张盖于顶，为稍异耳。绘竟，召良工装潢落款图章若一，乃高悬堂中，择日备肴膳，请宾客赴宴，翁亦与焉。是日天晴，颇患热郁，席间诸人解衣挥扇，任意纵谈。主人则仰观名画，谓一门下客曰：“荷伞之人神气如生，真名笔也。”宾客群焉附之，啧啧称羨。既而酒酣，主人肃客入书斋，煮茗清谈，而帘外雨声已潺潺矣。公子潜命仆易以张盖之画，并命重设觴酌，布置既毕，客主俱复入坐，觥筹交错间，主人目注张盖之画，首肯再四，客之黠者急起往观，连呼怪事。众诘其故，则曰：“画中人张盖矣。”遂共诧为神，而翁尤甚。公子则自谓司空见惯，无足怪也。众客酒罢告别，翁亦随出，

而心不能舍此画，因招公子门下客，谓之曰：“愿以千金为公子寿，而偿之画可乎？”客曰：“禁声！公子岂少此区区者？虽然，公子今春赈灾，所费颇巨，刻亦稍露窘乏，或姑请以万金之数诒之。”翁喜，促客为之关说。往来数四，卒以万金成交，而先付其半。翁得画后雨尚未止，命人悬之书室。画中人依然张盖，一家内外观者如堵墙，翁扬扬甚自得，惟望天晴开筵，以夸耀亲友。是晚云开见月，即折简招客，连夜治具以待。诘朝风日晴朗，宾客毕集，而画中人张盖如故。翁知受骗，急召前居间之客，坚欲索还原金。公子闻之，命童子持画一囊，相将登翁之堂，正襟而言曰：“曩以游戏笔墨聊自怡悦，非敢假骗也。实翁贪心所自取，今并以此画进，天雨则挂此，天晴则挂彼，其谁曰不然？且翁不记春间事乎？天灾流行而不知恤，翁之用财未得其道，此五千金非我私诸己，为翁广行善事，种福田而成因果也。”翁瞠目无言，公子大笑出门去。

购 玉 杯

某缙绅媚一权贵，欲购玉杯为寿。既而有某甲持玉杯至，云出自中官家，价可百金，缙绅欣然购之。逾数月，忽有官役缚二人噪而来，势甚急，视之则甲与中官也。甲蹙额言：“玉杯本大内物，中官窃出，今事觉不能讳，惟有速还原物，彼此可保无恙。”缙绅大窘，杯已馈去，无可偿，反求计于甲。甲有难色，久之乃为料理，纳贿某中官若干，某衙内

若干，庶万一可以弥缝。缙绅不得已从之，费及千金。后虽知事系甲与中官串骗，无如何矣。

某成衣

某甲业成衣，中年丧偶，思续娶，逢人辄托。一日在茶肆中，又谈及之，随有似曾相识者进曰：“适有一妇，系镇江籍裁兵之妻。夫死，年少无子，家贫依弟为活，颇有去志。今听子言，似可合意，即亲看亦甚便。”某甲喜极，询姓氏居址。曰：“毋多谈，看后再议，中否未可知。”某亦甚以为然，遂偕以去。有弟应门送茶，少焉妇出，果青年美貌。大悦，即于居间者及其弟讲茶礼，仅索二十金，一应在内，以为偿前夫丧费，胞弟不忍渔利耳。先进门交银，惟琐琐问某房屋若干，家产若干。某惟恐不谐，极自铺张，当即成议。如期入室，交银成婚，三夕备极欢洽，将前妇衣饰取出，悉以娱妻。第四日，弟来探视，与姐姐见毕，问姐曰：“居只此乎？业只此乎？”姐曰：“然。”即召姐婿至，大责前言之妄。遽曰：“如此形景，如何过得？且回去。”忿忿唤肩舆，立拉姐行。某意虽不悻，然私念新婚和好，自然有妇于中缓颊，妻弟之怒渐解，尽可从容邀归，遂听其去。未几念妇，往探。寂然扃户。访其邻，云：“彼夫妇也，胡云姐弟？前其妻探亲去，三日后即还，曰亲戚有余房可借，此地原是赁居，已他徙矣。”某始悟骗局，根寻媒者，已无踪迹。归检妻遗饰，一空如洗，懊丧欲绝。

贵主内使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间，有一人衣冠华好，近与扳谈。渐问主人姓字，又审官阀，家人并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贵主家之内使也。语渐款洽，因曰：“宦途险恶，显者皆附于贵戚之门，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笑言无之。王曰：“此所谓借小费而忘大祸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礼，又能覆翼人，某侍郎亦仆阶进，倘不惜千金贄，引见公主当亦非难。”家人喜，问其居址，便指其门户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归告侍御，侍御喜，即张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来，筵间道公主性情，及起居琐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谊，即赐百金赏，不肯效牛马。侍御益佩戴之，临别订约，公但备物，仆乘间言之，旦晚当有以报尊命。越数日始至，骑骏马甚都，谓御史曰：“可速治装行，公主事大烦，投谒者踵日相接，自晨及夕，常不得一间。今得少隙，宜急往，误则相见无期矣。”御史乃出兼金重币，从之去。曲折十余里始至公主第，下骑祇候，王先持贄入。久之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即有数人接递传呼。御史伛偻入见，高堂上坐丽人，姿貌如仙，服饰炳耀，侍姬皆着锦绣，罗列成行。御史伏谒尽礼，传命赐坐檐下，金碗进茗。主略致温旨，御史肃而退，自内传赐缎靴貂帽。既归，深德王，持刺谒谢，则门阖无人。疑其侍主未归，三日三诣，终不复见。使人询贵主之门，则高扉扃锢，访之居人，并言此间曾无贵主，前有数人

僦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仆丧气而已。

老 讼 师

苏人某，县差也，有烟霞癖，量甚巨，每餐必一二两。邑有老讼师，为大宪所访，奉票屡拘，辄避匿内室，托言他往。官疑差之得贿也，严比之，乃坐候其家。自朝至暮终无一面之缘，而烟瘾忽来，四肢疲软，探于怀，出清膏一盒，生吞之，藉以过瘾也。其家人疑为寻死，手忙脚乱，进内通报。遂将计就计，闭其目，噤其口，躺卧地下。顷之，即有人奔出，以手按其胸口，令速觅解药，张目视之，果主人翁也。于是拉其辫，一跃而起，曰：“趁我精神抖擞，正好追随大驾，请即行，毋多谈。”

某 无 赖

申有某无赖，性狡黠，屡以事逮案。一日，又获之，官恶其怙过不悛，因判入狱三年。判已，由役押至堂下之木栅内少候，瞥见栅外二役喁喁私语，共视一纸。窥之，则某郡巨客被盗行劫，邑令悬赏金五百缉盗，行文至申也，后列赃物，及被劫月日甚悉。无赖熟识之。既入狱，酣嬉笑语，若忘身在囹圄中者。同囚诸人怪之，问何不解愁苦，则笑不言。固诘之，乃细语曰：“予与君等异，某郡巨室之劫予实为其魁，

官捕予急，余星夜至此，故为不法事，以求羈禁，使捕役辈无从获予。三年出狱，则巨万之赃予半生吃着不尽矣。”囚闻之，默计官悬赏五百金以缉彼，吾苟首发之，纵不吾赏，或可稍减吾罪。乃白之狱卒，狱卒亦希五百金之贵，¹⁴达诸官。乃提案讯之，始作惶恐状，诘问数四，始自承。诘赃所在，则曰：“埋某郡桥下。”乃备文饬二役解送某邑令归案。桎梏就道，途次屡求二役宽假，曰：“余不忘报也。”役笑曰：“死囚！正法在途，以何为报？岂欲以颈血饮吾辈耶？”曰：“否。今至某郡，必先经桥下埋赃之处，予先发之，取若干以奉酬。吾诣官有死而已，藏此复何用？即起赃后，官见原数不符，亦疑为他盗所分，断不责公等也。”役心动。又行至一地，无赖说前至某桥不远矣，连日被桎梏，手足殊酸楚，发掘恐不易，吾又适内急，请去桎梏片时，公等逻守吾侧，又何虑？俟吾便毕，公等随吾往发之，任取不靳。二役心贪利，乃尽去桎梏，事已同行，二役一先之一后之。行里许，达一河，上架一木为桥，宽仅容足，是处四无居人，歧路错出。无赖见之，喜曰：“至矣，物即在彼岸之下也。”前役见桥窄，趑趄前行，无赖亦如之，后役亦敛手踟躅以前。三人皆至桥中，桥板软，戛戛有中断之势，二役大惧，进退维谷。无赖出其不意，飞步下桥逸去，二役大惊，又不敢急行，恐至堕水。迨徐步下桥，则甲已不知所之矣。始知向之所言，皆无赖借以行骗，为脱身计也。

流水账册

粤人某商于沪，另室居妻孥。值岁暮事繁，深夜始返其居，路遇行劫者，将褫其衣。某哀之曰：“子毋然，子之所以为此者，图财帛耳。虽尽褫吾衣，能值几何？吾幸携有钞票在，敬以为赠，请免吾衣可乎？”言已，手出纸一束，授之。盗大喜，攫之而逸。某急奔归家，对妻孥吃吃笑不休。盖其所以授盗者，实一无用之流水账册也。特不知盗携回见之，何以为情耳。

陆某

武生陆某工刀笔，以此雄于资，体貌魁伟，俨然贵人身分。尝赴吴门置妾，日致肩舆数十乘，不合则麾去。会后有说合者，偕一女来，姣好无匹，俛首含羞，若不胜情。陆一见大悦，既而议价太昂，往返再四，明许暗酌，种种不一。日已暮矣，始云诺。媒曰：“不相瞒，实某家女公子也。为贫所迫，父母强为之，女固未知。顷以探亲而来，一旦见客，归而忿赧投繯，如救稍迟，已登鬼箴矣。今父母苦求强允，然终害羞，须晚来拜见，即灭烛解维，俾远家乡，此心渐死，否则终恐生变。”陆意在得女，一一如戒，议既定，人价两交。天渐昏，舆夫临船，新人下轿，红裙入舱，白镫填

怀，各各珍重。即夕扬帆，行数十里，剔灯视之，方思温香暖玉，则雪花堆中姿首鸡皮，一老妪也。大惊，讯之，曰：“汝看中娶我，何佯问为？”舟人无不葫芦。陆知坠骗局，自念半世愚人，今为人愚，迹之谅无影响，扬扬徒滋人笑，惭悔莫及。反以缓言遣之，妪曰：“始悦而娶我，曾未终日，遽又相弃，何无常也。且吾八十老妪，人弃君取，毋乃天缘。我老君壮，我甚喜之，愿奉终身焉。”陆懊丧若木偶。舟人再三怂恿，劝陆出数金为赠一棺，妪犹怏怏曰：“姑归与孙妇商之，汝舟勿遽行。”始上岸，徐徐去。陆恐复来，飞驶遄归，并妻孥咸讳不告。后有人稍稍知其事者，问之，犹耳红面赤，铁铮铮辩其诬也。

马 又 兰

秦淮妓馆有马又兰者，以画兰称，陈氏女也，因能画兰，知前明有马湘兰，名重一时，故冒马姓，以又兰名。然益矜贵，非富商贵官不易见，即见不数语辄避去，是以泛泛者皆稀见焉。浙江某公子，素称豪横者也，慕又兰名，命舟招之。以病谢，公子怒，将挫折之。上江二令为又兰缓颊，张盛筵于莫愁湖上，邀三五辈知名之士，陪公子饮酒赋诗，为永日乐。又兰使女弟二人先候于湖，公子问其名，曰：“湘翠。”曰：“纤纤儿。”皆髡角，着男子服。纤纤儿善歌，湘翠为之摩笛。是日湖上闻又兰出，舟遂为之蚁聚，无何二令至，问又兰，对之者曰：“即至。”禁城闭后，又兰始从水关

出。着淡红薄罗夹衫，换麻姑髻，低系湘裙，双尖微露，过船时嫣喘数息，百媚俱现，蚁聚之舟喧极，而忽为之一静。又兰入舱，屈膝为公子请罪，谢二令已，为知名士各各问讯，然后入席敬酒。二令揖别，添酒携灯，重整杯盘，纤纤儿唱大江东去一阙，曲终而东方白矣。他日又兰请公子宴，兴既酣，公子命又兰歌。又兰托以喉故，着纤纤儿代歌。饮已，命又兰画，又兰托以腕故，着湘翠代画。公子有愠色，又兰跪而言曰：“公子降临是爱我也，至于歌，公子游天下，何歌不闻？又何在又兰之歌。至于画，公子阅古今，何画不见？又何在又兰之画耶？设又兰腕之不疼，喉之不痛，方欲献技于公子之前不暇，又乌敢以腕疼喉痛而托其词耶？”公子聆其所论，竟为之魂销。强其词曰：“然则，何以慰我？”又兰命两雏婢置琴于几，盥手焚香，然后操求凰之曲。当是时，微月横窗，幽花在盎，公子虽欲去而弗能舍也，留住月余。一夕，又兰谓公子曰：“阿母以儿为钱树子，虽万金弗放儿去。如公子见怜，明晨即去，儿于公子去后托病谢客，儿甘受责待公子，母畏公子威，复能不惜千金，儿身得出樊笼，恩无比焉。”公子曰：“诺。”如其言。又兰归公子于浙矣，归后未几，见又兰于晓起时发有素丝，颇多皱迹。公子讶而问曰：“卿年几何？”曰：“五十有三。”曰：“卿曷不早言？”曰：“公子亦未尝早问。”曰：“卿技有几？”曰：“无他，惟善一琴曲耳。”曰：“何曲？”曰：“定情之夕面试之矣。”曰：“卿能歌乎？”曰：“否。”曰：“卿能画乎？”曰：“否。”曰：“然则，人多言卿能歌与画者，何哉？”曰：“假母借此以骗人耳。”曰：“即以卿言推之，歌伪，画伪，卿之妆亦伪矣。”曰：“然。”

活 佛

金生者，浙右人也。幼患秃疮，头无毫发，然聪慧异常，经史百家过目成诵，临摩法帖逼肖名家，真未易才也。惜好为巧诈，不务正业。年十八入黉门，试优等食饩，父母为完娶后相继而歿。生益无拘束，日与浮浪子为伍，凡狎邪之事无所不为。未几，家业荡尽，则播弄其亲族朋友，以博升斗，如是者十余年，人人畏而避之，无可行其欺诈矣。褻缕如丐，室人交谪，生乃托其妻子于其友，忿忿而出。途遇一僧，醉卧于道，身畔有担，生触机而叹曰：“噫！是可为也。”随窃其衣钵，并有度牒，名曰：“悟真。”因是周流于丛林间，辗转入粤东。有古大寺者，雄据一方，为通都大邑之胜境也。时不戒于火，琳宫璇室焚毁其半，其住持僧募缘修葺，尚无人应。生周阅之曰：“噫！是可为也。”遂谒主僧，愿留为役。问客何能，对曰：“吾乃粗莽和尚，未能识字诵经，不过任洒扫执爨之事耳。”主僧留之。令其入市买物，则哀祈阉閹中之能者为之书单，必详列某物价若干，共用钱若干，交单时物既便宜，单亦明晰，主僧甚宠遇之。如是者半载，人咸知悟真和尚之真无能也，莫不怜其朴诚，惜其愚蠢。生故作憨蠢之状，以取信于人，于是潜置紫金衣钵，以篋藏于殿余之佛座下。一日晨兴，冠毘罗，服紫衣，据大殿之基趺跏而坐。众僧见之，走报主僧曰：“悟真疯矣。”笑述其状。主僧往观，生徐起曰：“佛旨在身，不敢行礼。”主僧诘之，对

曰：“弟子于夜半梦释迦牟尼降囑曰：‘是庙之兴惟汝能为，其勉力募化，以结善缘。’弟子以愚昧辞，我佛微笑，以手摩顶，授以五色珠，使吞之，曰：‘服此舍利子，自将领悟一切法。吾座下有正传衣钵，亦以付汝，是可取信于人也’弟子觉而寻之，果于莲花座下得此。敢不敬谨奉持，以彰佛道，请吾师号召施主，以观弟子撰文书榜，以募善缘。”众僧闻之，喧传遐迹。于是男妇聚观者以数万计，生乃布硬黄纸，对大众书疏。其文如圣教序之清丽，其字仿多宝塔之端劲。士大夫金顶礼佩服，大众无不涕泣赞叹，哄呼“活佛”，施舍恐后。弥月间，朱提堆积矣。乃延善士以董其事，金曰：“创建之资虽敷，梁栋之材未备，何从得此大木也？”生曰：“吾慧照四方，惟蜀山有巨材可采，第不难往买，而难于递运，须广大神通以摄之，似亦可至也。”众皆曰：“运大神力非活佛不能。”生伪辞再三，众请益力。生曰：“姑以二十万金易轻便之物，俾予独往独来，以成此善果。”众皆欣诺，为之置珠宝以行。生出粤，弃其缁素，兼程入都，货其珠宝，丰获赢余。值捐例大开，生以原名纳资，得太守。入覲奏对称旨，交部即选，铨得闽郡。过其乡里，仆从舆马，炫耀一时，亲友争趋奉之，生皆厚报，乃携妻孥之任，粤之各善士，久盼生不来，犹以为活佛仙去，而初不疑为大骗子也。

牛脯念珠

有僧状貌诡异，瓢衲之外无长物，坐木筏上，旬日不

饮不食。有欲试之者，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之。乃相率礼拜，称为活佛，竟日相供养。僧曰：“无用供养，我某寺头陀，以大殿毁，欲从檀越乞布施，作无量功德。”因出疏，令各署名，施舍若干，约期某月日入寺相见。及期，众往询，寺绝无此僧，殿即毁，亦无乞施者。方与僧骇异，忽见伽蓝貌酷似僧，怀中有簿，即前疏也。众诧神异，喜施千金，恐泄语有损功德，戒勿传布。后有知者，谓当塑像时，因僧貌特异，遂肖之，为异日诓骗之计。所以能旬日不食不饥者，乃以干牛肉脯作大念珠数十颗，暗啖之也。

买 呢 褂

某科会试，各省公车集于都下。某孝廉过琉璃厂，见丐者持蓝呢马褂求售，意是窃来者，问其价仅二两耳。某以为廉，买得之，喜甚。归语人曰：“谁谓长安居不易，是二两非贱物耶？”众不信，启视之，烂泥一包而已。众抚掌曰：“是物耶，二两固值矣。”某讶曰：“明明见是马褂，如何此时成烂泥乎？”众曰：“彼原说是卖呢马褂也，君买呢得泥，又何憾？”某哑然自笑。盖骗人者预将泥包好，藏暗处，然后以真者廉其价，使速成，既成，于包时潜易之。某不知，误堕其术。或曰：使黠者于买时既成时力持之，不使潜易，彼不将反为人骗乎？予曰：彼固防之矣。此计不成，则另遣一人来伪为认赃者，强夺之。且坐售者窝贼罪，作欲控状，以骇初至京者，略之乃已。总之，吾辈不可贪小利，见此等人，不顾之

自无事，若一问，则始终不能出圈套矣。

买皮袍

京师有所谓黑市者，大抵由各偷儿以所窃赃，乘天将明时，麇集僻处求售，黠者往往以贱价得珍物，然种种欺诈之术，亦由此出焉。有某孝廉应会试赴都，清晨入黑市，冀得便宜物。见羊皮袍，面湖绉，似新制成者，价四两，遂买归。炫于众，众曰：“君勿喜，京师骗术幻甚，安知非伪者乎？”某不信，谛视，果以皮纸作质，而□毛于上者，恨甚。既而笑曰：“鼠辈诈予，予不能诈鼠辈哉？”明日复入市，转售于人，得六金。归而大笑，曰：“田舍奴，我岂妄哉？”众又曰：“君勿喜，京师骗术幻之又幻，安知非伪银乎？”某曰：“何至是也。”出银检视，则一铅锭而已。

购猫

京师有卖熟肉翁孙三者，每出必戒其妻，曰：“照管猫儿，都城并无此种，莫令外人见之。设被窃去，绝吾命矣。我老无子，此与我子无异也。”日日申言不已，乡里数闻其语，心窃异之，然求一见而不可得。一日，猫忽拽索至门口，其妻急抱回。其猫干红色，尾足毛须皆然，见者无不骇羨。孙三归，责妻不慎，且捶且詈。已而，渐闻于内侍之耳，即遣

人以厚值求购。孙坚拒之，内侍求不已，反复数四，仅许一见。既见，益不忍释，竟以钱三百千取去。孙流泪，复责其妻，竟日嗟叹。内侍得猫喜极，欲调驯然后进御。已而，色渐淡，半月后，全成白猫。走访孙三，已徙去矣。盖用染马缨法伪为之，而前之告戒捶责，皆其狡计，使人不疑也。

纸 钱

某郡某布店，黄昏时来一客，看定布匹，计值八千文，令店伙同往取钱。至则有老嫗在室，客指伙谓嫗曰：“日间言定八千之数，交彼不误。”嫗唯唯。客曰：“我觅裁缝去矣。”抱布径出，伙坐待良久，嫗提纸钱出，曰：“请先取四千去，余容穿齐补交。”伙骇问故，嫗曰：“客日间以钱四百，嘱穿纸钱八千，约同人来取。天寒日短，人手又少，故未能如数也。”伙闻言，始知著骗，而客已无从寻觅矣。说者谓客殆视市井中人，形同鬼魅，故即以鬼所欲得者骗之，然而虐矣。

陈 某 子

湖州陈某业丝，常往来申江，其子随之。某年老病，不能行，嘱子代往。子过某镇，向船头立，有二人者船泊近，招其子与语，叩姓名。二人闻之，喜曰：“尔我皆同乡也，我辈亦将至申，明晨可偕行。”问其业，曰：“贩羊毛。”其子许

诺，以为得同乡照顾也，二人待陈子情意颇厚，将至嘉禾，二人曰：“吾辈于此地有少许账目，需亟清理。市中有一寓，素所熟悉，屈留一二日何如？”陈子亦许焉。抵岸，偕二人至寓。寓屋洁净，寓主之女颇有姿色，屋浅，而出入弗能避也。是夜，陈子还宿于舟。明晨上岸，二人他出。未几。偕一少年来，裘马都雅，二人极意周旋，主之女，倚门窥焉。少年出，二人随与语，喃喃不知其详。垂晚，有客来招二人饮，二人曰：“陈君吾乡至好，欲请我二人，当与陈君偕。”客曰：“幸甚，正患客少耳。”二人遂拉陈子行。至则市将尽，惟寥寥数楹，室甚净雅，举盏连酌，陈子沉醉如泥。睡梦中忽觉拳足交加，痛不能忍。惊醒，则身在一舟中，清晨所见少年上坐，仆从侍两旁，少年拍案曰：“此必骗子一流，痛扶之，使其直说。”陈子不知所措，急向少年叩首曰：“余系好人家子弟，非骗者。”因缕述住居姓名行业，少年闻之曰：“噫！有是哉。彼二人骗我六百余金，而赚汝来此耶，可恶甚矣。然汝身上作此丑态，尚未觉耶？”陈子顾身上，衣妇人衣，头梳髻，耳钳环，腰下束裙，惟莲瓣如船耳。自惭不已，曰：“吾醉后如死人，若辈捉弄，全不知觉，乃知顷者酒中之用迷药也。”少年俯思良久，曰：“是矣，寓东之卖女，亦是若辈作诳，并寓主亦未知也。市梢邀饮者，真一党耳。”乃纵陈使去。陈出，急至泊船处，船已不知何往，二舟人在岸上哭。叩之，云：“顷二人来，命吾辈上岸饮，言尔船自有人照顾。吾侪以为主人要好也，故不疑，不料连船去矣。”及觅至市梢饮酒处，则寂无一人。又询寓主人，主人怒曰：“吾叔与弟皆入庠，岂养女作妾者耶？”盖少年欲娶妾者，二人伪言寓东欲卖女，并引一见以坚其

信。既成议，则设计醉陈而为女装，乘夜纳诸少年，得金六百。返至陈子泊舟处，给舟人上岸，急摇舟而逸，而陈子之丝数百金，亦为所取骗矣，既骗少年，又骗陈子，兼骗船户，亦狡矣哉。

驴 夫

有三妇人雇驴骑行，一驴夫执鞭随之。忽少妇欲下骑，择僻地私焉。呼二妇曰：“且缓缓行俟我。”因倩驴夫扶之下，即与调谑，若甚相悦。事毕，上驴曰：“我心痛，不能急行，奈何？”驴夫既不忍强少妇疾行，追前二妇又去远，彷徨间，少妇乘间亦从他道逸，是日三驴皆失。

董 小 乙

济宁西北乡有策蹇觅食之董小乙，绰号“追风鬼”，盖言其步行速也。一日送客至张秋，归途遇一妇。问何之，曰：“回济宁。”曰：“顺带我可乎？”曰：“可。”于是妇人跨骧，小乙执鞭，行数里，妇于无人处下骑溺，溺毕，称腹痛，席地而坐。问小乙娶否，小乙以两手扑其腿，曰：“家无担石，糊口尚不及，安能娶？”妇曰：“予愿为汝妻，汝意何如？”小乙曰：“天将暮，莫戏言。”移时至乙家，见其败席为门，室内只有破荐一床而已，妇人无愠色，安之不去。且曰：“我有银三两，

明日入城买南绸一端，为汝制衣。”小乙遂与同宿。次日买绸归，时已晚。越日取绸视之，有小蛀数处。妇人作恼状，曰：“如此不经心，何能成家立业？”即入厨作炊。食毕，命小乙去换，小乙至绸缎铺，彼此争执片时，不能决。妇忽至，落落数语，而铺主奉茶婉谢。小乙因吵闹渴甚，见茶即饮，饮毕掷杯而卧于柜侧，七孔流血，登时毙命。妇抱尸痛哭，谓铺主以茶毒其夫，欲诉冤于州牧。铺主烦邻右以五百金寝其事，妇遂策蹇而去。后有知者，谓妇于买绸之夕，即以火香烧甫数处作蛀孔状，翌日使换绸之际，毒已伏于食内，计定毒将发时，借绸铺之茶触而死之，为索诈地云。

骗子被骗

有卖药者车载大士像，凡问病之人，将药从大士手中经过，有留于手不下者，则许人服之，亦能愈小疾，以是日获千钱。某少年从旁观之，欲得其术，乃佯与为友，时邀至酒家欢叙。每食毕结账，少年出碎银一包，付柜权之，多少恰如其数，无盈缺，如是者数矣。卖药者怪之，曰：“君操何术以致此？”少年曰：“岂不闻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既有前定，自不难推算之。故予以翌日该用银若干，隔夜已知，预先秤准封好，以免临时费事也。”卖药者愚告其术，少年曰：“君奉大士极灵，人之疾病死生尚操于其手，予之区区小术曾何足道！”卖药者不得已，乃实告曰：“予所为伪也，大士手是磁石，所为药有铁屑，则粘而不下矣。”少年大笑曰：“然则君伪，

予更伪矣。予于先一日算定明午请君小饮，计菜若干，酒若干，饭若干，共核若干，如数秤银，包好自无多少矣。”卖药者不信，曰：“君欺予甚。忆所食菜，有为汝点者，有为予点者，汝又何由知予所点之菜价若干，而适合耶？”少年笑曰：“予此间土著，各酒肆中物价烂熟，譬预拟点菜四肴，每肴银一钱，而汝点一钱二分之菜，则予点八分者以凑之，或汝点六分之菜，则予点一钱四分以凑之。如是又何难哉？”卖药者乃惘然曰：“然则汝又何为而时邀予饮？”少年更笑不可仰，曰：“无他，以予之骗术，得汝之骗术耳。”卖药者急返身踉跄而遁去。

县 役

某甲于国丧时，穿枣红马褂游行市上。县役见之，以为是可择而噬者也。遽前呵之，其人作惶恐状，问何故。役呵曰：“国丧汝不知耶？”曰：“国丧奈何？”曰：“国丧，臣民遵例，须穿孝百日，汝御红衣，胡为者？”曰：“红衣不可御耶？余制此已三年矣。”役怒曰：“蠢奴才不足与言，惟当捉将官里去。”遽前执之。其人大惧，愿出资免。役伸手索资，其人摸索囊中，良久，仅出青蚨十枚，授之曰：“吾只有此。”役益怒，复前执之。其人哀之曰：“毋然，吾当质物以酬汝。”役许之。因趋路旁质肆，其人解所衣红马褂，质钱两串，纳囊中遁去。役追索资，其人喑曰：“若胡为而妄索吾资？”役亦喑曰：“汝违制穿红衣，岂忘之耶？”其人笑曰：“然则，吾之红衣何在？”役

知被骗，嗒然而退。

炼 丹

客有炫丹术者，衣服丽都，仆从甚盛，日携美妾饮于西湖，所罗列器皿，望之皆灿然金银。一富翁见而艳之，前揖问曰：“公何术而富若此？”客曰：“仆能炼丹，丹成，黄白物不足贵也。”富人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为母，使炼之。客入铅药，炼十余日，忽一仆突至，形色匆遽，见客曰：“家中主母暴亡，请急返。”客大恸，谓翁曰：“事出无奈，烦君偕余妾守炉，余不日即至。”客既去，翁潜与妇私，绸缪甚笃。未几客至，启炉视之，大惊曰：“败矣！似有不洁者触之。”因置主人无行，且欲穷治妾。翁惧，复出厚资谢罪。客作怏怏状，携妾以去。翁犹以为幸，实则客于去时，已潜携其母金以行，而金银器皿皆系伪物，妾亦约妓为骗局者也。

假 和 尚

苏垣有石某者，诡而善骗。尝至一旅馆，见后有小楼甚精洁，询之寓仆，知已为僧所据，石登楼窥之，僧方掩窗昼寝，忽见对楼有一少妇临窗刺绣。石恍然有悟，借得僧衣帽一袭，穿之俨然一僧，启窗向妇微笑，妇怒，以告其夫，夫寻寓主诘责。寓主讽僧迁移，石因得入内安处焉。

女 騙 術

桐乡某孝廉会试落第，偕数友回南。入山东境，至某县乡中，时已暮，旅舍客满，忽见后有屋甚宽洁，询之店伙，谓系官眷扶柩至此，已数月，恐彼未肯相让。孝廉曰：“吾歇一宿即去，或可冀允许。”店伙往商，果允让出西边屋一间。孝廉与同行数人携行李入，询官眷何人，则仅一女子，为浙江海宁州人，副将某之女。副将官北省已死，故扶柩将归葬。孝廉因有让居情，特购楮帛往吊，俄闻哭声甚惨。吊毕，有一媼出，云：“吾家小姐须出面谢众位老爷。”俄而，扶一女子出。年可十八九，涕泪满面，状甚凄惋，然容颜端丽，不失大家风范。遍向众人匍伏稽顙，并请众人坐，因自述先人官北地，不幸去世，宦囊清薄，母又早没，仅奴一人。扶丧南旋，曳旛数千里，始得此。已驰函家中，请堂兄来此相迎，久未得息耗，不知如何矣。言讫潸然，遂谢返舍，孝廉悚敬之余，转生怜悯，因谓众人曰：“吾辈家桐乡，实赴海宁之便道，盍约彼偕行，使得有照料，免使弱息遗榱飘泊异乡。”众俱不以为然，孝廉遂独留，并以己意告女子，女子泣谢再三。于是诸人先发，孝廉则否。女极婉顺，且于孝廉之服食起居照料周至，孝廉心感之。嗣后日夕相接，遂致越礼。又一日，女问孝廉曰：“君今归里，将欲何营？”曰：“惟谋一教读馆耳。”女笑曰：“生冷板凳，岂可终身乎？以我观之，不如捐一京官，徐谋保举为宜。”孝廉曰：“吾一寒士，安所得此巨款？”

女曰：“吾以弱女子，分将流落，今幸得遇君子，先人遗资虽薄，然为君捐京官，尚是有余。不知君意如何？”孝廉忽闻有如是意外之喜，心中惑乱，不知所出，因皆唯唯。女曰：“君意果许可，不可延误，宜亟北辕，入都营干。”孝廉从其言，与店主商议，将遗榱浮厝近地，与女同入都。女为上下探讯部办诸人，知此时某部主事补缺最速，且谓孝廉曰：“居官京师，恐家中穷亲友麇集，不如改名报捐为宜。”孝廉亦从之。于是女为孝廉赁宅，养车马，购置衣服，并料理孝廉到部，居然一京官气象矣。无何，女又令孝廉轮日延同乡同寅同年之有势力者，至宅中宴饮，于是交游车骑踵接于门。女又谓孝廉曰：“汝时出门，否则须会客，我一人处室中甚寂寂，拟与诸友之内眷往还，何如？”孝廉亟唯唯。次日，女又谓孝廉曰：“吾将出拜客，然箱中衣饰皆非时样，汝须为我购办。”孝廉方苦无可报效，即便应允。女遂将衣裙尺寸并款式开与孝廉，使依样购买。并取旧日钗钏，令交首饰店改造。又取珠花等，令改扎新式，计须添大小珍珠若干粒。孝廉承命往办，数日陆续送至。女一一阅讫，谓衣饰均甚好，且亦合式。已而细察珍珠，喟曰：“珠乃伪物，汝从何处得之？”孝廉骇曰：“此吾访珠宝市有名店铺购买，且店中装潢极华丽，安有伪物？”女哂曰：“汝真书呆，都中惟排场愈阔绰，愈有名之店，其物愈不可恃。此等伎俩，能欺汝不能欺我也。”孝廉闻女言，怒甚，急欲至店中与理论。女曰：“今午炊已熟，汝饭竟再去未迟也。”因令媪出饭，并取手制之精饌，与孝廉共饭。饭毕，孝廉即持珠乘车至店中，力斥其用贗物。店伙不服，取珠视之，哗然曰：“我珠本不伪，汝乃故易伪珠以讹我乎！”孝廉大

怒，拍桌碎碗，与之争辨。店伙亦群起，杂然喧争。正哗嚷间，孝廉觉口渴，索茗饮。忽然，神色大变，应时倒地。店中人大惊，视之已死。又未知孝廉住址何所，出视其车已无有，众情惶急，不知为计。忽一车至，即有媪扶一少妇出，谓此即某太太，吾家老爷至汝处换珠，待久不归，故来追询。已而睹孝廉死状，即跌足捶胸，大恸曰：“纵珠真伪不可知，然何至使吾夫死汝店中？”店中用好言慰藉之，使敛尸去。少妇绝不顾，竟乘车至素所往还之家，哭诉某店用贗珠，又惧事发，致夫死地。于是索与孝廉往还者，莫不义形于色，且其人间有居要津者，将助女讼店。店主大窘，使人验尸，则实有毒。店主知势力不敌，倩人与女商，以贿和。女坚不允，必欲讼官论抵，为孝廉报仇。且谓之曰：“告汝店主知，即不论抵，亦须倾汝店资，一文不留也。”说者归以告，店主微知其意，乃更许重赂，渐增至三四万，女乃许。盛殓为孝廉发丧，遍谢诸客，乃扶柩出郡去。后孝廉家人因久不得耗，寄函京城，则孝廉之柩已出都月余，四出探访，竟无踪影。

毒 骗

某郡居民老而丧妻，二子妇皆美而贤。一日，忽有老奴立子门，自晨至午，若有期待而不至者。翁出入数次，见其久立，命二子妇询其故。奴曰：“吾子忤逆，将诉之官。期一亲戚同往，久候不来，腹且枵矣。”子妇怜而饭之，谈次甚洽。至暮，期者不来，因留宿。一住旬日，凡子妇操作，奴悉代其

劳，尤精女工。子妇惟恐其去也，谓姬无夫而子不孝，穷无所归，力劝翁娶之。翁乃与姬为夫妇，一家甚相得。又旬余，姬之子寻觅而来，拜跪告罪。姬犹痛詈不已，翁解之，乃留饮。其人即拜翁为继父，喜母之有所托也。如此往来三月，一日，姬之孙来请，云：家中将行聘礼，恳翁阖第降临，以光蓬荜。姬曰：“子妇来何容易，吾当与翁及两郎君来耳。”往则醉而返。又月余，其孙复来请云：某日毕姻，必求二姆同降。子妇允其请，且多借衣饰，盛妆而往。姬子妇出迎，面黄如病者。日将晡，姬子请二姆迎亲。姬佯曰：“汝妻虽病，今日称姑矣，何以不自往迎，而烦二位乎？”其子曰：“规模不雅，无以取重，既来此，何惜一往？”姬乃许之。于是姬与病妇及二子妇俱下船。去更余不返，姬子为出视，孙又继之，一去皆杳然。翁久待不归，天明，遍觅无踪迹，视室中亦空无所有。询之房主，云五六月前来租此屋，不知其所自来。亲友闻信，群索所贷衣饰，倾囊偿之。而二子妇家因失女，故讼于官，翁与二子无以自明，皆自经死。

名士赚名妓

柯寿鞠，字丹萼，广陵乐工女也。其大母八十诞辰，梦女冠持赠丹菊一枝为寿，翌晨女生，遂以名之。髻髻失怙恃，叔无赖，鬻入勾栏中。六七岁闻人诵诗，窃爱之，见文士即求指授，一听了了。十岁初度，口占一绝云：戏控青鸾下碧空，十年尘梦堕西风。此生不作韩枢密，愿抱秋心老蕊宫。

一时传诵，金谓是儿命薄心高，恐非佳兆。及长，美而侠，富儿大贾争以缠头媚之。辄时分济寒酸，年二十，自以千金脱籍。私谓狎客某甲曰：“儿齿日渐增矣，浮沉风尘中终无了局，频年私积不下十万金，颇可自给，愿乘色未衰，择一才貌俱优可同白首者，托以终身。君阅人多矣，烦留心物色，倘当意，不吝谢也。”甲笑曰：“诺，容徐图之。”有山阴陶公子者，少年俊美，薄游广陵，艳女之名，兼利其资，赂甲求为说合。时女已独居谢客，甲特往述公子向慕意，并盛夸其门第才貌。女命导公子至，相而后可。既至，果一见目成，两心相许。公子言妻病瘵频年，死在旦夕，虽暂屈簪室，一俟中馈虚人，即当正位。甲居中怂恿，女喜，遂订割臂之盟。定情后，两情缱绻，誓同生死。居无何，公子告女，将如京师，纳资求官。问何官之求，曰：“卒丞可耳。”问何不求守牧，曰：“固所愿也，奈资不足何？”问所须几何，曰：“五千金足矣。”女笑曰：“此亦甚易办，妾当足成之。奈何甘就冷宦？”公子大悦。筮日，女为治任祖钱，出五千金付公子，曰：“趣速经营，早去早归，免妾久盼。”公子唯唯，订期珍重而别。逾期，公子不至。女问某甲，但饰语支吾，及坚诘不已，甲乃实告，公子固携金遁归乡里，入京求官皆属诳语，且其妻悍妒，亦不敢纳妾媵。女知为公子所赚，殊不悲愤，笑谓甲曰：“妾初见若言大气浮，固虑少年轻薄，不可终恃，今果然也。”因详问公子里居第宅，自买太平巨舫，携媼婢五六人径如山阴，僦屋而居，与公子望衡对宇，戒众勿泄。嗣公子母寿辰，贺客盈门，女华装命舆往。公子方肃客在堂，骤见女至，大惊失色。众客不知谁何，睹女容光焕发，讶为天人，凜然不敢正视。女乃

向众客衿衽致词，曰：“妾广陵乐工女，柯寿鞠也。诸公非公子族党，亦必贵戚，妾有微忱，愿为诸公陈之，可乎？”金曰：“愿闻。”女遂备述公子赚已始末。已，乃指公子而数之曰：“始妾以若贵家子必知自爱，故遽以终身相托。不虞轻薄儿居心齷齪，但涎妾卖笑金，巧设骗局自以为得计，不知妾卖笑金固用之不竭，特笑若太器小，无福以消受之耳。”公子闻之，汗流满面，惶愧俯首，默无一词。众客为之缓颊，并好言抚慰，愿共为调停，令公子谢过，仍践前盟。女谢曰：“诸公休矣，此等齷齪儿妾誓不与相见，今所以不憚劳苦千里而来者，诚以若今日可负妾，异日负君负亲负妻负友亦何不可？故特将若为人暴告诸公，俾各慎与交游，勿受其诈耳。”众以女言语爽决，知不可挽，因谓公子所携归五千金当如数返璧。女笑曰：“此尤细事，若重利轻义，妾则不然。今既为若所赚，直如当日缠头少博此戔戔耳。况妾平日赈济穷困，浪掷何止倍蓰，若既爱之，亦第蹴尔与之，以大快其欲可也。妾去矣。”遂别众，从容上舆，登舟而去。公子面如死灰，众相对叹息，但汕笑公子薄幸而已。女旋广陵，幡然变计曰：“一误不可再误，今必得一中年名士之在官者而事之，且非续娶不可。”会淮安府教授周广文五十丧偶，遣媒求为继室。女夙耳周固名士，欣然许之。嫁后琴瑟甚敦，越岁生一子，周益嬖之。前室固有二子，尝与女言，冷官多子，虑垂老，无以资抚育，女曰：“奈何？”周曰：“老夫固善鸱夷术，向苦无资。闻卿多私蓄，若假我权子母，不患不得什伯息也。”女曰：“业夫妻矣，曷不早言？妾物即君物，但挥霍耳，何假为？”遂倾箱罄出所蓄十万金付之。周得金，罢

官业蹉，不三年，得子金三十万。即罢所业，肆筵设席，延女上座，自捧卮以献。曰：“赖卿母金，得少弋获，子孙不忧冻馁，皆卿之赐。虽然，卿出身平康，无不知者，仆纵疏狂，亦不合俨然聘为继室。即仆自愿之，其如天下后世口实何？”女曰：“妾从君生子，已扶床矣，何忽出此言？岂畴昔申旦之誓，非君意耶？”周曰：“良有之。向以闻卿所蓄甚富，姑妄言之，籍可运筹生色，一洗寒酸。今幸如愿，卿之母金当仍归赵，并酬以十一之息。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老夫髦矣，卿近中年，独处嫠居，两足存活。自今以往，请永与卿诀矣。”女曰：“诀则诀矣，妾所生雏，将焉置之？”曰：“卿如难割爱，将雏俱去可耳。”女曰：“诺。”即日携子挟金，仍旋广陵。乃鸠工庀材，大治第宅，购良田沃产，择老成纪纲司之。每岁出纳，躬自会计，日益饶富。不惜厚俸，聘延名师以课其子。子十四岁，周歿，女赍重赙，携子斩齐临吊。周之二子拒之，不许入门，恸哭而返。或谓女十岁时所为诗终成谶语，所谓心高命薄者非耶？自以郁郁不乐，四十岁后改号“瘦菊老人”，然风骨珊珊，虽当中年，望之犹如二十许人。

贼骗更夫

杭垣某巨室尝以喜庆事演剧三日，至第四日主仆并倦，夜各早卧，酣然入黑甜乡。贼十余人入其室，搜括箱笼及诸木器，张灯启门，相与担负诸物，杂沓而出。且喃喃作怨语，谓吾辈辛苦数日，主人不谅我，欲我辈连夜还人物件，且欲

将借来贵重物携去，岂非不情！时街中击柝人闻之，以为必宅中仆人，因劝之曰：“汝辈受雇钱，作事乃其分，何可深怨！”则群叱之曰：“此何与汝事，乃须汝饶舌！”更夫不敢言而去。比天明，主人见大失物，呼更夫问之，始知贼故以此骗更夫也。

车 载 土 块

京师沿街受雇之车，有站口车、跑海车之分。站口车者，有一定之地，车较新整，赶车之人亦有来历可问，车中虽多置衣物无妨也。跑海车者来往无定，车亦破旧，来历无可查询，故凡携衣物者均不愿雇之。尝有一外省举人辄雇跑海车拜客，并带土宜十余包，包上题签悉鱼翅海参等贵重之物。其寓处本在骡马市大街，一日雇车至后门访友，坐谈良久，逮出，则车已不知所往。友人方为惆怅，不意孝廉忽大笑。友怪问之，乃知诸纸包中悉系土泥。车夫甘弃车资，而载此土块以去，方自以为得计，而不知适堕孝廉之计中也。

招 婿

都中淮郡会馆有二，新馆本为客店，馆之南邻某姓者，家小康，一子一女，以赁寓为生。尝有客从江南至，云是县令引见入都者，起居服御意气自豪，仆从三四人，出入裘马甚都。

主人子朝暮聚谈，极相款洽。一日，有老仆仓猝问讯至，叩头呈书。客展读未竟，号泣失声。问之，则夫人难产亡矣。主人劝慰至再，每语及夫人令德，辄哽咽不能已。时主人女年方及笄，姿色端丽，媒氏为客议婚，客不可，曰：“先室亡未逾年，何忍及此？”主人益重之，屡议而后许，择期入赘。逾月，忽晨起不知所之，衣篋钗钏尽失，急寻之，杳无踪迹。市中索逋负者，闻信踵至，计又不下千金。曰：“是汝婿也，不然谁贯货者？”主人遍起客筭，空无所有，惟存铅锡数十方而已。由是卖屋代偿，生计大窘，而明府夫人寡居至今，不能作渡口石尤风，只合为山头望夫石耳。

货 金

昔有一士人候选京师，既得官矣，然久客囊空，欲贷千金，与所交游谋。越数日，客有报命者，曰：“某中贵处可得五百。”士人犹恨少，客曰：“凡贷者例先以厚贄献，内官性喜谀，苟得其欢，即请益，非难也。”士人勉筹百金之币，约期入谒。见门庭煊赫，苍头健仆，皆衣罗绮。两壁米袋堆积，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状肥甚，以两童子头抵背而行，受礼微笑。许贷八百，期明日付金。士人既出，喜甚，客复属耳语曰：“明晨当早至，我在此相候。”及明往，惟存空宅，堂下煤土两堆，皆袋所倾。问主宅者，曰：“昨有内相赁宅半日，未悉其姓氏，今亦不知何往矣。”客亦绝迹，方知其诈。

强盗受骗

某甲臂一足，尝从二盗入巨姓家，登屋翻瓦，使二盗以绳下之。搜资入柜，命二盗系上。已复下，如是者三。甲自度曰：“此次柜上，彼等舍我而去，奈何？”遂自入坐柜中。二盗系上之，果私语曰：“资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奔去。”遂持柜行大野中，一人曰：“甲性素谄，乃为我二人卖。”一人曰：“此时将见主人翁矣。”相与大笑欢喜，不知甲乃在柜中。有顷，二盗倦坐道上，甲度天将曙，又闻远舍有人语笑，从柜中大声曰：“盗劫我。”二盗惶讶遁去，甲乃顶柜而出，携金资归家。

茶肆主人

茶肆主人某久鳏，年将六十，忽思娶妇。一日，有媒关说一妇，年虽五十左右，姿首尚佳，衣裳楚楚。大喜，出资娶妇。即晚将寝，妇曰：“我是营官命妇，固穷苦不能自给，谋为富家佣。今为媒者骗至此，汝何敢耳？我以良言告汝，今夜我居楼上，汝居楼下，明日我尚可为汝辩白，不然汝将吃官司不了。”某性懦怯，闻言大骇而退。妇竟偃卧于床，酣寝甚适。某则蹲伏楼下，中心惶惑，竟夜不寐。明晨随有人来，口操官音，状甚愤愤，谓某曰：“予勿汝罪，当与汝共

寻原媒，讼之官，以惩其骗。”某无奈随之，行入市，至稠人中，忽乘间逸去。归家，则妇亦不知所之。某方知己实受骗，费去数十白金，买得一宵蜩缩，闻者无不失笑。

假 金 包

有人观剧而失其怀中所藏金者，与友言。友问失若干，曰：“三十金。”友曰：“吾能为汝取回三之一，稍多亦不可知。”次日，友复至其处观剧，怀中藏伪金一包，重可数十两。稍顷，有一华服者坐其旁，视之即此曹也。友乃潜曳其衣，压己股下，遂阳为观剧，若未曾经意者。其人潜探手取其金，欲行，则衣被压不可得起，乃脱衣，且自语曰：“吾去小便即来，脱置此谅无妨。”遂去，不复回。友持其衣售之，得二十余金云。

车 夫 急 智

河南直隶之间，多有使妇女伺空车过，辄伪为失路，求载归，中途以迷药饮车夫，而驱车去者。有车夫某载客至某处，即卸载而归，忽途遇少女哭泣，言与兄弟归宁，中途失道，惧见强暴，求载送归。车夫知其伪，故允之，使女登车。少顷，女出怀中饼自食，且以一枚饷车夫。车夫取而不食，匿怀中。见路旁有卖茶者，车夫索取茶一碗自饮，潜将饼屑

置茶中饮女，女不觉昏睡。车夫因鞭骡疾驰，良久女醒，车夫笑谓曰：“今离汝家已远，汝之鬼蜮不复得行，将如之何？”女自言被奸人诱令为此，前后害人无数，今既被算，愿从归，供箕帚之役。车夫既免祸，乃更得女焉。

骗铜炉

时值隆冬，乡间某姓姬令五六岁小女孩，负暄于门外打稻场上，并予一暖炉，藉以暖足，己则往厨下执炊。突有一人持糖与孩，遂与絮语，既而曰：“我姓华，名白相，住在前村，今借铜炉一用。汝母问及，即言华白相取去可也。”言訖，持炉径去。孩大呼曰：“炉为人取去矣。”姬在厨下问：“真乎？果为何人取乎？”孩曰：“华白相。”音谐话白相，吴语犹戏言之意。母意既系戏言，亦姑置之。迨炊毕出外，询知其情，则骗炉者去已久矣。

私娼

松江人杜某，家富于资，而性甚吝啬，地方之公益，亲戚之借贷，均不肯破费一文。自奉尤节俭，布衣徒步，习以为常。顾性好渔色，每见好女子，辄涎垂吻外，恨不得一口吞入腹中。旁人知其性格者，咸窃笑之。某年冬月，因事至上海，携有洋银数十元。因恐旅馆人杂，或有疏虞，故皆藏

于身畔。日间寻访朋友，夜则独游各马路，间看往来妓女，以为不费半文而可饱眼福，天下事无有便宜于此者。一夜十钟时，行经大马路，见一女子在店铺购取杂物毕，携之而行，衣服甚淡素，而眉目娟好，秀丽天然。时尚天足，此女双翘独纤细，在路低首徐行，目不旁瞬。不觉心神摇荡，信步随之。须臾过泥城桥，至珊家园，若即若离，尾随不舍。既而至一弄，人迹殊稀，路灯尤昏暗，女入弄后，至第七家，以指叩扉，有顷扉启，翩然入内，门亦随阖。杜此时意懒心灰，废然思返。正欲出弄，忽闻门又呀然而开，顷间所见之女子，掩映门次。斯时色胆如天，仍回身入弄，行近门首，女小语曰：“君蹉跎街头，足无停趾，不患腿酸耶？何不入内小坐，以省足力。”杜身不由己，随之而入。进房坐定，见陈饰楚楚，然无丝毫妓院习气。女遥坐床侧，态似羞涩，既而微语曰：“奴不惯出门，今夜因需零物，勉强赴街头一行。路上滑头人多，几将奴看煞，真觉难以为情。”杜略询姓氏年岁，并问家中尚有何人，女曰：“丈夫执业于天津轮船，须十余日回来一次，婆婆前日又往亲戚家去。所雇佣妇，懒如煨灶猫，一到黄昏，即到黑甜乡游玩。剩奴一人，殊觉寂寞，知君性诚笃，而又远道相随，不辞劳瘁，深感多情，故邀君作茗谈片刻，以消长夜。”杜聆其语言宛转，已觉心荡神迷。涉以游词，女亦笑而不拒，因放胆携女手，并坐于床，情话喁喁，两情欢洽。俄而夜色渐深，解衣就寝，女为代宽外衣，觉甚沉重，因折叠妥帖，锁入橱中。曰：“租界虽有巡捕，不虑偷儿算计，然终以谨慎为宜。”杜但觉脂腻粉香，神魂飘荡，不暇细辨何语，唯唯应之而已。女收拾毕，卸去首饰，正拟吹灯上

床，突闻外有叩门声，女胆战心惊，不敢答应。既而叩之愈急，且似闻有怒骂声，女侧耳听之，曰：“殆矣，殆矣。此吾夫声也。岂半夜忽轮船抵埠耶？”执烛欲行。杜急牵女衣，颤声曰：“如之奈何？”女曰：“奴为君所累，性命将不保，尚有何策足以庇君？”杜求恳愈哀，而外间叩声愈急。女曰：“冤孽哉！君害煞奴矣。”既而，忽有所悟曰：“幸有后门在，我导君速去，或犹可免。”杜仅穿小衣，踉跄而逃。甫出后门，闻前面已启扉，有人汹涌而入。急奔出弄，雇车飞驰回寓。美人香泽未沾，而皮袍褂一付，现洋银数十元，时辰表一枚，以及零星杂物，悉数送却，且饱受寒气，几患大病。翌日，友人见其神气颓丧，问之，初不肯言，固诘之，始略吐梗概。友笑曰：“此私娼骗人之术，即沪谚所谓‘仙人跳’者。如遇老于上海之人，当闻叩门时，必意态镇静，毫不露惊恐。一面将女紧紧抱住，大声呼佣妇开门。如有男子入内，直言告之曰：‘欲杀欲剮听从尊便，惟须与女死则同死，不能独归于我一人。倘欢喜公堂控告，速以绳来，一同捆绳，明日到堂，吾自有说。’如此，则彼知机关识破，自然无言退出矣。今君一闻叩门，即惊惶无措，早已堕其骗术中。幸虽遭损失，尚未受寒成病，以后须格外谨慎，不可再贪女色，致受人骗也。”杜羞惭无言，友遂告别。

台基骗术

上海除长三、么二、野鸡、花烟间等各妓，堂皇买娼

外，另有台基一种，由老嫗撮合荡子淫娃，作苟合无耻之事。然其间等级亦不一，上等台基，房屋深邃，陈饰极精，富商贵官之姬妾，遇有意中人，不能公然到家行乐者，则借其地为欢会之所。此在两方面，皆不尽为金钱主义，而老嫗之报酬则必丰。若中下等台基，大都小家碧玉瞞其家中人，乘间出外，至开台基之家中，唤姊呼姨，谑浪无度，而浮浪子弟亦闻风而至，以实行肉欲主义。女爱金钱，男贪欢乐，各得达其目的，而老嫗亦得沾其余润焉。租界此类秘窟为数不知凡几，而要皆有熟人引进，方得直入桃源，否则武陵渔父固无从问津也。太仓人唐某有店业于上海，故时作沪上游，生平癖爱女色，而尤喜私娼台基，谓此中别有乐趣，若各妓院虽亦随众狎游，然非心所好也。顾台基地甚隐秘，不易访寻，尝倩老于此事者作先路之导，然所见皆庸脂俗粉，不甚惬意。既而独自往访，招老嫗于僻静处，语之曰：“此间女子虽多，然非呆蠢不堪，即浮滑可厌，均不足以入吾目。尔夹袋中人才甚多，未知尚有佳胜者否，如有其人，吾必不吝重酬。”嫗曰：“此间往来诸女先生均已见过，大抵皆无甚高下，如欲求出类拔萃者，非静候机缘不可。倘予老妇半月限，必觅得一可意之人，若性急者，老妇殊不能效力也。”唐曰：“苟能觅得佳丽，稍待无妨。”乃相与订期而别。至期往询，老嫗曰：“受先生重托，不知费老妇几许心血，今已觅得其人，幸不辱命。先生如合意者，未知将以何物酬我也？”唐曰：“人尚未见，何遽言酬？”嫗谓此女系出良家，从不轻易出外，今展转设法请其后日来此，先生欲享温柔艳福，切切不可失约。”唐曰：“此我最关心事，何待叮咛。”越一日复往，坐待良久。

老嫗果偕一女珊珊而来，妆束入时，貌尤娟美。入房后，低头不语，红晕双颊，俨然有良家女风度。嫗向唐耳语云：“此女系城内某家新妇，并非路柳墙花，君欲真个消魂，非破费五十元不可。老妇酬金随先生所赐，不计较也。”唐至是心志已迷，立即应允，探怀出钞票，如数与之，另以十元酬老嫗。嫗称谢，反键其扉而去。女似露惊疑意，起身欲行，唐曳与同坐，极意温存，两情渐洽，女娇姿媚态，令人魂消。叩以姓氏里居，坚不肯说，谓言之殊羞煞人，君勿逼人太甚。唐亦不忍穷诘。鸳衾一梦，情极绸缪。无奈夕阳西沉，时已近晚，女急急欲行，谓迟归必遭家中人疑。唐知不可留，另赠以金戒指，叮咛后约而别。自谓刘阮得偶仙姬，实为非常奇遇，中心愉快莫可名言。逾数日，与友人某晚餐于雅叙园，饭后忽动寻芳之念。友谓某处有一姬，山梁中翘楚也，君如有兴，盍同往一游。唐欣然从之，行至大马路，迤西转弯处，友导之进一弄，推门而入。佣嫗引客登楼，女闻有客至，起而承迎。唐一见大惊，盖即前日台基上所遇，老嫗骗称某家新妇者也。女亦颇觉惭赧，因友在坐，彼此均不明言。唐略坐片时，匆匆辞出，大恨老嫗以雉妓饰良家妇骗人，致枉费多金，必欲与之理论。既思此非体面事，一经晓扬，有损名誉，只得自认晦气，然自此猎艳之心亦稍稍淡矣。

假冒丈夫

周姓妇，年约二十余，住法租界某里，夫在制造局充

当工匠，家中尚称小康。妇时至英租界宝善街袜店，揽取女工活计，借觅蝇头，为添补家用之需。一日，支算得工洋十余元，并袜布一叠，包于手巾中，携之回家。行经某处，忽一人迎面来，突前掌妇之颊，厉声责之曰：“家中儿女，都不管教，日日出外浪游，屡戒不改。今又手携包裹，向何处去耶？是非吊膀子，即轧姘头，真淫贱无耻极矣。今晚再不回家，须当官休却，勿悔勿悔。”言毕，又连批其颊，夺取手巾包，愤愤而去。妇陡遭掌责，昏然不知，亦不解其所语云何。至其人去远，始伏地大哭，旁人以为系夫妻口角，亦不干涉。至是始向劝慰，谓汝夫诚暴戾，然汝日日出外，亦有不合处。今宜速归，勿再留恋于外，致生反目之嫌。妇拭泪曰：“是人不知何处强徒，从未与之相识，诸公何所见而强指为吾夫？吾既失物，又遭挞辱，且被冒认夫婿，占去便宜，冤哉冤哉！”诸人始恍然系骗子借此劫财，亟帮同追寻，已不知所之矣。

掷包之骗术

扬州人某甲，向在京师某部郎宅充当长随，光复后，京官大半星散，甲随主人乘轮南下。到申后，寓于某旅馆，主人命往大马路购取洋货杂物，为回里时馈赠亲友之需。甲购物既毕，行经四马路西首跑马厅相近，时天已傍晚，电灯初明，忽见一体面之人匆匆而行，怀中坠下钞票一束，一若不知也者。后有一形似乞丐者拾之，甲正在欣羡间，其人忽谓甲曰：“我系贫人，骤获此三百余元之钞票，若到钱庄易取洋钱，人

见我衣衫褴褛，恐启疑心，或不免有捕房拘押之苦。今请子代赴钱肆，调换现洋银子，所购洋货交我收存，我立待于此，俟子取到洋银，两人均分。此万全之策也。”甲信以为真，即将购得之物交与看守，而持票往钱庄兑现。庄伙察系伪票，即欲鸣捕拘入捕房，甲以情告之，幸免追究。比回其处，人与物均无踪影，始知实堕骗子术中。自思难见主人之面，至黄浦滩潜图自尽，后为人救起，得免性命之虞云。

纵火图赔之骗术

洞庭山人毛姓，开洋货铺于上海棋盘街，资本本不充足，又做买卖空盘，迭次亏折，势将不能支持。因思本店曾向某保险公司保有火险银八千两，如遇火灾，得此项保险银两尚可别谋生计。无如火神不肯降临，亦属无法，若自己纵火图赔，又虑露出痕迹，必被拘押西牢，展转思维，迄无良策。一日，忽遇保险掇客某甲于途，与之拱手招呼，忽恍然有悟曰：“发财之机会在此矣。”因殷勤与谈，并坚邀至酒肆小酌，甲欣然从之，饮酒间互谈衷曲，彼此情谊颇殷。嗣是日日往还，有时即在店内作叉雀之戏，入晚添肴沽酒，共谋一醉，如雀兴不衰，即夜以继日，或遂留宿店中。久之，甲之同业各火险掇客亦时有来者，毛一律欢迎，竭诚招待。不数月，而毛之店内几成为保险掇客之俱乐部矣。毛至是谓甲曰：“敝店近又有资本添入，积货益多，拟加保火险四千两。”甲一诺无辞，翌日以保险单来。于是毛店已保至一万二千金，其实

除表面装潢外，内容固空无所有也。既而时入冬令，天气久晴，各物枯燥，毛私心自念曰：“此殆发财之机会至矣。”乃邀甲及他行保险掇客到店叉雀，八圈既毕，时近半夜，遣人至广东宵夜馆唤送边炉来，出预沽佳酿共酌之。主宾欢然开怀畅饮，俄而毛已先醉，伏案而眠，诸人亦各醺然，就炕床及藤椅各寻睡乡乐趣。至四更时，店内前进火起，毒焰飞腾，不可向迳。毛急推醒诸人，见火势已将穿屋顶，救火会钟声乱鸣，乃相与仓皇从后门逃出，帐簿一切均未及携。至天明火息，全店已付劫灰。翌日持保险单至公司，请领赔款。公司经理因毛店自行起火，颇致怀疑，由甲及各行掇客侃侃证明，始得万二千元，照数领去。毛于是另营别业，时运忽来，迭获大利，不数年竟成富翁。后毛之伙友微泄于人，谓毛于火起之前半夜，已布置妥贴，诸客入睡后即邀祝融惠临，迨好梦惊回，火已大炽，彼此急急同遁，岂复有所怀疑？而不知毛之处心积虑以行此骗局者，固只求甲之一作证入，俾巨款安然到手，而不致有他患也，其用计亦可谓巧哉。

骗 盘 费

某甲南京人，骗子中老斫轮手也。因事至上海，正苦囊中无资，忽遇其同乡某乙于大马路。乙向在某杂货店司帐，与甲素相识，问甲何以来此，甲曰：“正为君家事而来，但路上不便谈话，奈何？”乙乃邀甲至店，甲附耳低言曰：“君出门年余，近日尊夫人在府忽然有孕，令堂太太以体面有关，甚

为踌躇。知我有上海之行，嘱转言请君回去一次，以掩外人耳目。”乙不待言毕，陡觉怒不可遏。甲极意慰藉之，既而曰：

“吾明日尚须往苏垣一行，所携盘费恐不足，拟向君暂假洋银数十元，可乎？”乙时已气忿莫可名状，钱财非所计及，遂取洋银元六十元付之。连夜束装，乘沪宁火车而回。比至家，不入，候至夜深，徘徊门外，冀得奸夫而甘心，詎候三夜无所获。有人告知其母，谓汝子已回多日，母初不信，其人言曾亲见其子。母姑于黄昏时开门覘之，见徘徊门外者，果其子也，乃曳之入，诘其因何回家，且何以到家又不遽入。乙以甲之所言告其母，且露怨忿意，谓母管束不严，致有此丑事，令儿何面目见人。母大骇，谓从无是事，亦从未遇甲，安有寄述口信之事乎？至是始知为甲所骗，六十元已无可追偿，气极，惟有干笑而已。

织布机器

十余年前，粤人伍某设一机器公司于上海美租界某里。洋房高大，气象崇闳。到处追发传单，谓其机系出自心裁所制，每日能织布若干匹，每匹除成本外赢利若干，约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洋银七八角，多者或可盈一元。其布行销各处，必受欢迎，万一销路呆滞，由公司代为行销云云。有人赴公司询问机价，谓每具需一百数十元，或嫌其太贵，公司中人谓以工价计之，每月至少可得二十余元，不过半年余已足敷购机之费，此后所获之利无穷，统计总属合算。人以其

言近理，购者甚为踊跃，贫家无力者，纠合数人合购一具。风声所布，各埠皆闻风而来，不及一年，公司中购出之机已逾千架，因价值虽贵，而织成之布可以代销，故人皆乐从之也。既而，公司忽发布告，谓本公司机已售罄，续制尚需时日，故目下暂停交易等语。未购者见之，以为失此机会，未免可惜。而孰知已购机之家，布匹织成，失此包销机关，即属束手无策。不一月，织布甚多，成本难以周转，只得停机不织。其中早购者，利权已经收转，尚不甚受亏。购办较后者，虚掷金钱，徒多一不适用之机器。有精于机械学者，谓此项布机仅值价数十元，计算公司售机一架，可获洋银百元，售去千余架，竟可获洋银十万元左右，虽除去各项费用开销，所得必有七八万元。而得利既丰，宣布暂行停止，亦甚堂皇正大，并无诈骗之痕迹，是足见公司心计之工，手段之敏矣。

假 洋 钱

沈某执业于上海北市某钱庄，为人颇诚笃。生子某甲，自幼与匪入伍，性极刁顽，沈怒其无赖，逐之于外，任其飘荡。甲身无钱财，不能为衣食计，忽思得一策。向竹器铺窃取短竹数节，长各四五寸，以沙砾实其中，以包皮纸极厚，形如银洋数卷，再裹以巾，携至马路热闹处，佯作钱店学徒，坐地而哭。适来一骗子，询其哭泣之由，甲答以在钱店习业，奉店主之命送洋银数百元至某处，年轻力弱，携此重物踟躕长途，始则尚能担负，今已为时甚久，力不能胜，受

此苦楚，不禁悲从中来，是以哭耳。骗子闻之，欣然曰：“余亦欲往某处，与尔同路，暂代尔担此重物，何如？”甲曰：“能如此感甚，但与汝素不相识，恐被行骗，故必须曳汝衣同行，否则不敢承命。”骗子允之，授以褂袖，并肩而行。时天气正寒，骗子衣皮褂，潜于途中自解其钮。行至某街，地稍僻静，适旁有一弄，骗子急卸其衣，向弄内狂奔。甲乘势仆地，故作哭声，大呼巡捕援助。骗子仓皇奔逃，距离稍远，始得喘息。潜启包视之，大失所望，不觉哑然失笑，谓我一世骗人，今竟为小儿所弄，奇哉。急奔原处，甲已杳如黄鹤，毫无踪影矣。

主 母 赚 仆

金陵张某，娶妻严氏，在都市开设杂货肆，即于后胡同作寓。其宅三上四厢，垣外客房三楹，家内惟少妻幼子，雇一年轻嫠妇作伴而已。肆内一伙，年逾五旬，严作餐，其夫传食。伙悯主人之劳也，曰：“何不觅一仆任其事乎？”张某首肯。其伙每早起洒扫肆外，似已有人代为扫除洁净，留心察之，则一少年所为也。伙叩其意，少年曰：“我南人，落魂于此，日为人效奔走以糊口，夜寄庑下，君虽不知，我心不安，略效微劳，何足齿也。”伙悦其勤敏，荐与主人试用。其人不惜辛勤，不辞劳瘁，凡所作为，能先得主人意，内外皆怜之，但为仆半载，已暗与嫠妇通。一日，张以置货赴通州，囑其仆住客房，守门户，惟严氏带十二岁子与嫠妇同室。漏三下，

子已沉睡，二妇尚作女工。忽有叩房门者，嫠妇拔关，仆操刀入室，突拥严氏曰：“汝必与我为欢，否则杀之。”严氏急呼嫠妇护救，嫠笑曰：“一家人，无伤也。主人不在，姑试尝之。”严氏知其同谋，料难力敌，转嗔作喜，谓仆曰：“汝果有情耶？此室有孺子在，恐被目见，事必泄漏，不能永欢矣。汝先入西厢，俟我何如？”皆笑曰：“真精细人也。”嫠先抱其衾枕而去，仆料其孤力难拒，亦携刀随往。严氏乃去大衣，紧束其身，潜入西厢。仆起拥抱，曰：“果来耶，且解我渴。”严氏笑却之，曰：“我知汝精细，今何粗莽乃尔？我向不愿清醒相对，是以男子在家时，含有药酒，临时饮之，能坚战，男女交畅，不亦可乎？”嫠曰：“我亦知之，未得尝试，仰慕已久。”严氏曰：“今我三人同心，可尝试之。”乃指藏酒所在。嫠取一樽至，并携果食，共倾饮之，香美异常。严氏力劝二人尽量，且媚灌其仆，任其调戏抚摩，若甚甘心者。仆乃大醉，自脱上下衣，仰卧炕上，呢呢语曰：“速来，勿再延。”严氏遣嫠妇去，曰：“事毕易汝，何如？”嫠妇含笑去。严闭门，索其刀，犹在身畔，乃举刀力砍，已破其腹。仆跃起，复劈其脑，仰跌炕上，手掷足扬而毙。嫠闻声，披衣叩门，笑曰：“汝等如是猛战，邻舍闻之，不泄漏机关耶？”呼仆开门，我欲作壁上观也。严乃反臂隐刀身后，潜拔其关，嫠扑入，瞥见炕上血，正欲声喊，严从脑后力劈之，颠扑炕上而毙。乃解弃血衣，携灯出，反锁其门，回房与子同卧。次早，倩邻妇呼其伙来，告之曰：“昨夜仆与嫠同逃，幸未窃物去，汝速遣人促主人归，商其事，合报官否。”伙雇人促张回，询其事，严含糊答之。夜深人静，方以杀奸事告之。张愕然，严曰：“君必首

之，有罪妾任。若潜隐其事，日久必破，君亦不得辞其咎矣。”张以为然，遂首诸司坊官。来验，讯严氏，侃侃直陈。奏交秋部大司寇鞠之，严氏理直气壮，坚执不挠，乃释严夫妇而瘞二尸。

巧 骗

石埭苏某，性浮诞，读书不成，质产得数百金，赴都谋充供事，冀得一小官。初至，寓东安门，有戚陈姓南归，因行李累重，以衣裘十余箱寄苏。苏欲夸耀同人，私启箱，日衣华服，往来酒楼舞榭中，人不知为贫士也。客有谈广东陶太太者，夫某省同知，入都候选，病卒。陶拥厚资，欲赘婿如前夫官，而资相等者。苏利其财，谓客曰：“似我何如？”因诡称由部郎改捐同知，欲就试，故未投供，且言丧偶，并许重赂。客贪其利，向陶关说，陶必欲面相其人。苏乃盛服素珠，冠水晶顶而往。至则阊阖洞达，巍然甲第也。坐顷，群婢拥陶出，立琉璃屏内，侧身俯首，高髻云鬟，仿佛艳绝。苏狂喜，议定财礼千金，赘其家，不足，益以陈物，北俗，合卺之夕，新人拜堂，即揭红巾，对坐饮同心杯，啖子孙饽饽，然后上床。是日苏至，一婢耳语曰：“娘齿痛，不能奉陪。”苏会意，少顷，解履登床，备极欢洽。天明，新人起梳洗，则六十余齿落头童之老妇也。然喜奁资固厚，可满所欲。忽有男妇幼孩二十余，新衣入拜，则皆伊子妇及孙曾行。细验其家，一无所有，上下食指四十余人，均仰给于苏，其宅

亦暂赁者。恚甚，控之刑部。妇挺身对质，口如悬河，郅不能诘，断妇苏。苏无奈，秉夜剃发逃去。妇寻至其家，且控于邑，因苏未归，快快去。

假鬼骗官

徐有功尝勘一杀人案，狱具矣，一夜秉烛独坐，忽闻微泣声，渐近窗户。命小婢出视，噉然而仆。公自启帘，则一鬼浴血跪阶下，厉声叱之，稽顙曰：“杀我者，某县官。某仇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讯，众供死者衣履，与所见合，信益坚，竟如鬼言改坐。某问官申辨百端，终以为南山可移，此案不动。其幕友疑有他故，叩公始末，曰：“鬼从何来？”曰：“自至阶下。”“鬼从何去？”曰：“焱然越墙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无质，当奄然而隐，不当越墙。”因即越墙处寻视，虽屋瓦不裂，而新雨之后，数重屋上皆隐隐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贿捷盗所为也。”公沉思恍然，仍从原讞。

男 妾

靳某官工部主事，用五百金购一妾，容色靓丽，年甫破瓜，裙下钩莲瘦削如指，意甚欣惬，诸同年醺饮相贺。抵暮时，女忽出立门外举首翘望，如有所伺，为阍人所阻，唤

婢媼掖之入，以为小家女不娴闺阁范也。客散后，靳乘醉入房，促之登床，女抵死相拒，觉其有异，集众执持之，探其下体，乃男子也。立唤媒媼至，俱云事出意外，实所不防。其家在广仁门外，明当向之理论。明早偕人往寻，则乘夜逸去矣。靳诉之巡城察院，传讯时，观者如堵。询其父母原籍，供称并非其子，于十岁时，在梁家园育婴堂中抱得者，本名李四娃子。移送刑部，所供无异。遂将媒媼薄责而释之，但既非真女，不能官卖，又不便仍令领回。正在踌躇间，有人具呈，言其外甥于八岁时被匪徒拐去，即此子也，具结请领。刑部允之，其人挈之赴天津，教以歌舞，登场演剧，倾动一时，获资无算。当其具领时，刑部明知假托，因无从位置，借此发放，以便结案。

讼棍骗帽

粤中讼棍每独霸一方，一方之有讼者皆造之，若专利然，他人不能业其业也。苟有来者，必设法以驱之，其驱之之法，必令作一极难事，能达，则以所业与共之，否则，号于众曰：“彼固某事且不能为者，胡足恃？”则来者不足以自存，必去矣。某甲以善词讼雄于省垣有年矣，一日，某乙来，亦以精词讼自豪，将为他人作刀笔。甲闻之，与之约曰：“制军之冠吾能致之，子能为我返之而得其收据乎？”曰：“能。”甲使人伪为中丞之戈什哈，持中丞刺至督署，请见制军。呈刺而白曰：“适有货珠宝者以猫儿眼来求售，中丞谓必如大人之帽

准者乃佳，故使某来借去一较，即当归赵也。”制军诺，并帽笼与之，其人得帽归。甲谓乙曰：“三日后若送还之，必得收据而后可。”乙诺而去。制军以借帽者久不归，使人索于中丞。中丞大骇，曰：“无是事也。”制军大怒，立传首县，限即日破获。两邑令奉命惶遽，传地甲，比差役，四出索帽。合城骚然，百姓哗传曰：“骗子胆似斗大，竟骗及制军矣。”至三日，乙造甲，悄然以帽去。至城外，易葛布箭袍，冠缀碎礫石顶，负帽笼，赁马，策之而驰，汗遍体，乃入城。疾驰督署，下马迳入，喘息而呼曰：“帽至矣。”巡捕家人围而询之，曰：“必见制军而后可白。”众导之入见，乙屈一膝，半跪启曰：“某城北某营哨弁也，统带某知大人失冠，通飭密查，今日于某汛获之，敬以呈验。”制军启视，果己冠也。乙复启曰：“诬冠贼尚羁汛地，请示当解送入城否？”曰：“速将来，交首县，吾将观视其为何许人，而竟敢诈及我也。”乙诺。又请曰：“乞赐数行字，俾弁可销差。”制军出名刺，署押与之。乙持以示甲曰：“收据至矣。”